

棟樹港的一夜

周楞伽著



一之書叢皮綠
版社版出人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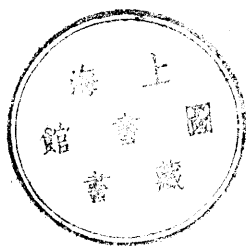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2 6186B

棟樹港的一夜

周楞伽著



一九三六年七月
初版 羣衆雜誌公司
總經理 經售

飄零書劍一無成，回首當年百感榮。
幸福今已隨水逝，壯懷猶自逐潮生。
等閒收却花前淚，隻手揮將時代旌。
把卷低徊我無語，浮生拚似一塵輕。

棟樹港的一夜：

姑 母

老僕人

永久的傷感

小 貓

給亡女

棟樹港的一夜

姑母

『媽，我有幾個姑母呢？』小時候我常常向母親問。

『三個。』母親總是這樣回答我。

然而事實上，第三個姑母我却始終沒有見過面，據說她正要出嫁的時候，就得了一場病死掉了。便是二姑母我也僅僅見了一面，那是一個瘦長的女人，面色是蠟黃的，還點綴着許多雀斑。她嫁得很遠，在離城三十里的鼎山鎮上，境况很好，但不輕易上城來，所以我很少看見她。只有大姑母是天天見面的。

大姑母的家和我的家只隔一條街，小時候我差不多天天到她家去玩。她家是採用大家族制度的，七八進深的一所大屋子裏面，包含着四五房子孫。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很是旺盛，其實暗地裏鉤心鬥角的，彼此衝突非常劇烈。這原是大家族制度裏常有的現象，許多房利害不同的人同住在一起，總不免要發生些

口舌是非，老年人只知道做着「世世同堂」的美夢，却把這一層弊病輕輕忽略過了。

不過這衝突，却不是年幼的我所能看得出的。在那里，我所常常看見的，是一樣特殊的東西。這大家族裏所有的人，差不多都有一種共通的嗜好；抽鴉片煙。而且個個都是大癮。縱使是十八九歲的青年，也會在烟舖上躺兩三個鐘頭。誰的脚步只要一跨進那門，就會嗅到一股濃厚的烟氣。有時屋裏架起了紫銅鍋煎烟，那氣味更濃厚得可以，連素來不善抽烟的人嗅到了，心裏也不禁活唧唧的想嘗一嘗那異味。

我認識大姑母和姑夫就在一張烟舖前。這烟舖在我初去時鋪設得很精緻，淡綠色湖縐製成的蚊帳，紅色的虎毯，毯上擺着一副白銅烟盤，烟槍是象牙製的，烟盤裏的烟燈和烟具式樣都非常玲瓏，彷彿出於藝術家的手腕。躺在這烟舖上的大姑母和姑夫容貌都很豐腴，並且永遠帶着和藹的笑容。我那時最喜歡伏在舖前，瞧那黏在烟斗上的一顆豆似的烟泡，被烟燈裏的一星微火燃燒着，

逐漸消滅進斗裏，化成了烟霧，從人口邊飛出來，覺得那形狀非常好玩。

但不久這精緻的舖設就不見了，雖然那條紅色的虎毯還攤在舖上，而那淡綠色湖縐蚊帳却已改換了白洋布製的，便是烟舖上的白銅烟盤也換了一副，烟燈和烟具部充滿了油垢，烟槍也由象牙一變而為竹骨。這變遷，不用說是和姑母家的經濟情形有着密切關聯的。只知道耽看一粒粒烟泡被抽進烟斗裏去覺得那形狀非常好玩的我，却不會想到姑母家一個很好的家境，已逐漸的隨着那烟泡葬送進烟斗裏去了。

常和我一同伏在烟舖上的，還有我的表哥和表妹。他們的年齡都和我差不多，但所受的教育却完全不同。在出名嚴厲的私塾教育下長成起來的他們，活潑的天性很早的就已受了摧殘，變得非常呆木拘束，連有時我要求和他們一同玩，也常會受到他們無理由的拒絕。所以我對於他們，並沒有什麼好感情。反是那兩位年長的表姊，我一向叫他們芷姊和蘭姊的，因為她們都很喜歡我，比較能得我的好感。

口舌是非，老年人只知道做着「世世同堂」的美夢，却把這一層弊病輕輕忽略過了。

不過這衝突，却不是年幼的我所能看得出的。在那里，我所常常看見的，是一樣特殊的東西。這大家族裏所有的人，差不多都有一種共通的嗜好；抽鴉片煙。而且個個都是大癮。縱使是十八九歲的青年，也會在烟舖上躺兩三個鐘頭。誰的脚步只要一跨進那門，就會嗅到一股濃厚的烟氣。有時屋裏架起了紫銅鍋煎烟，那氣味更濃厚得可以，連素來不善抽烟的人嗅到了，心裏也不禁活唧唧的想嘗一嘗那異味。

我認識大姑母和姑夫就在一張烟舖前。這烟舖在我初去時舖設得很精緻，淡綠色湖縐製成的蚊帳，紅色的虎毯，毯上擺着一副白銅烟盤，烟槍是象牙製的，烟盤裏的烟燈和烟具式樣都非常玲瓏，彷彿出於藝術家的手腕。躺在這烟舖上的大姑母和姑夫容貌都很豐腴，並且永遠帶着和藹的笑容。我那時最喜歡伏在舖前，瞧那黏在烟斗上的一顆豆似的烟泡，被烟燈裏的一星微火燃燒着，

死，在我兒時的印象裏很模糊，我不知道他患的什麼病，也不知道怎樣會病入膏肓。我只記得有一天到姑母家去，便瞧見姑夫直殭殭的躺在他常臥的烟舖上，姑母一家人都圍繞着他哭，外面還有許多人在忙忙碌碌的洒石灰燒紙錢。這樣淒慘的景象，是我從沒有見過的，我不禁大張着驚奇的眼光，注視這身旁的一切。我這時才發覺姑夫生前的豐腴的面容已沒有了，代替了的是一張瘦削的臉，皮膚裏還隱藏着可怕黑色斑點。我想：這大概就是致死的原因罷，他的生命是喪在他的嗜好裏的。

從那時起，我的小小的心裏，就懷着一種巨大的恐怖，我不再喜歡伏在烟舖前了。烟燈裏的一星微火，在我眼裏看來，彷彿是鬼火似的。我担心着，怕姑母不久也許就要走姑夫所走的路，因為我從姑夫臉上見到的黑色斑點，也同樣在她臉上找到，她的烟毒已深入骨髓了。但她却終於沒有如我所預料那樣的死去，也不知道是什麼一種力量在她體內支持着她的生命，她豐腴的面容雖日漸瘦削下去，身體却始終是康健的。追蹤姑夫死去的，反是那素來多愁善病的

芷姊。

誰都知道芷姊的壽命是不長的，但却沒料到她會死去得這樣快，並且像三姑母一樣，還沒有出嫁就死掉了。她的死，有一大半是受了外界的影響。原來她的婚事訂定得很早，在雙方都是小孩的時候就已下了聘。隨着年齡的增加，她漸漸熱心探聽關於她未婚夫的一切，從這探聽裏，她所得到的是失望。她知道她的未婚夫完全是個浪子，沒有什麼職業，有的是很大的烟癮；而且會賭，會嫖，會酗酒，一切惡行都具備在他身上。她開始有些不同意她的婚事了。但她又能怎樣呢？在整個禮教支配的社會下，是不容許一個少女有自由意志的。她終於只有把氣惱鬱在心裏，這就釀成了她衰弱的症候，終於慢性自殺了她的生命。

一年裏接連遭了兩次喪事，死去的又是有着密切關係的丈夫和女兒，這在三姑母，當然是哀毀逾恆的。然而這還算不得什麼，可怖的却是那經濟的重担，漸漸的壓到這僅有的一家四口身上來了。家裏少了個生利的人，祖宗遺留下來

的幾十畝薄田，都是給佃人耕種的，一年的收入只夠供給家中人的白飯，黑飯却供給不了，於是便不能不另謀補救的辦法，補救的辦法只有在房子上打算，屬於他們這一房名下的房屋，共有一間廂房，三間樓房，和一個灶披。這時便把樓房全部租給他人居住，收下租金來澆裏那烟斗。

可是這樣還嫌不夠，烟土的價格一天天高了起來，更因着禁令森嚴，土的來源也就很少，常常費了很多的錢買來還不夠過癮。這時便有另一種毒物，代替了烟土出現在社會上了，那就是紅丸，吸法很簡便，只要像烟泡一樣裝上烟斗就可以；售價也非常便宜，初出現時每粒只售一銅元。但這種東西的性質是極猛烈的，如若說烟癮的增加是照着算術級數的話，則這丸癮的增加當是照着幾何級數的了。吸的人初上口時總是極少數的幾粒，逐漸的兩倍四倍八倍，勢非至於每天吸上幾百粒不可。很有許多人初時貪圖這紅丸便宜，到後來吸得傾家蕩產還是擺脫不掉因而懊悔不迭的。

因着家境困難，沒有許多錢買土，姑母也就拋棄了鴉片，改吸起紅丸來

了。而這一個家庭，也隨着姑母丸癮的增加愈益衰敗了下去。到了這時候，我戀着姑母家的心，不自覺的日漸稀薄起來。我不願意在那充滿了烟霧的房裏多留，我更怕看見姑母一人躺在舖上抽烟的景象。同時受了向上的學校教育的暗示，我甚至把到姑母家去視為是一件可恥的事。

這樣一連過了兩年，在這兩年裏，我很少到姑母家去，只有姑母家的蘭姊，却不時蹙到我家來。她依舊像往常那常慣跑會說，一坐下來就非說到別人感覺厭煩不止。她對我們說的都是關於他們這一個家族的事，長房怎樣，二房三房怎樣，連一根針都不會從她嘴裏漏掉。她差不多向我們完全揭示了這大家族的内容，使我們明瞭這向外擺着空架子的大家族，內裏的臟腑却怎樣的在潰爛，雖然我們多半不大喜歡聽他的話，並都對她那飛揚浮躁的性格暗暗抱着反感。

這兩年的生活，真虧得姑母苦心撐持下去的，從蘭姊的話裏，我知道她家的田產已抵押變賣掉不少了。似乎覺得這樣繼續抵押變賣下去不是事，不能不

謀一些別的進項，於是姑母便把她那廂房的一角租給他人去開設起賭場來，抽一些頭錢過活。這時城裏的賭風正很熾盛，賭的人多數是大家婦女，輸贏進出的數目很鉅，所以雖則是頭錢，一天的數目也很可觀。自從姑夫正姊死後，素來就很冷落的廂房裏，又突然熱鬧起來了：雪亮的電燈照着光燦燦的錢洋，嘩笑和怨詛的聲浪不時從人堆裏爆發出來，撞擊着窗上的玻璃。不過這熱鬧是和姑母無關的，她只能悄悄站在人後面，跼起脚尖來，向桌上的金錢投一瞥羨慕的眼光，對於她，這熱鬧只給了她一種更淒涼的感覺。

我也曾到那賭場裏去觀光過兩次，我不十分注意賭客們豪放的氣概，我只覺得姑母這一家已衰敗到無可救藥了。這裏顯示着兩個不同的世界，一邊是熱鬧快樂，珠光寶氣圍繞着賭桌，各人都以自己的金錢作注，去博取別人的金錢。另一邊却是淒慘黯澹，一頂花布帳裏亮着一星鬼火似的烟燈，無報償地要吞盡這家庭裏僅有的一切。而這淒慘的一邊，是寄託於那熱鬧的一邊而存在的，彷彿一條狗仰望着人的臉，等候人拋下一兩塊骨頭來維持牠的生命，這樣的生

活是多麼可憐啊！

而事實上，却連這樣可憐的生活也不能繼續得長久，正當賭客們興高彩烈的晝下夜狂賭的時候，城裏忽然貼出了禁賭的六言韻文告示，同時又雷厲風行的捉起賭來，一夜破獲了三處賭場，許多大家眷屬都像盜犯似的被押着在路上走，累得地方上的縉紳先生連夜跑到縣衙裏去求情。受了這一重打擊，賭客們相率裹足不前，即使是未被破獲的賭場，也只有自動解散了。於是，姑母一家的生活又起了恐慌，逼不得已，只得仍舊在田產上想法。不過田產總有變賣乾淨的時候。幸而姑母是抱着得過且過主義的人，不大顧到將來；要不然，僅這憂慮已足夠磨難她的了。

這時又發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那是關於蘭姊的婚姻的。蘭姊的年齡已達到標梅之期了，終身却還沒有着落，在從前，本有許多人來代她作過媒，但因鑒於芷姊的前車，恐怕媒人嘴裏的話作不得準，都不會答應。到如今想尋找一個媒人反而很困難了，誰願意從這樣的家境裏娶一個女人自貽伊戚呢？縱使

姑母是希望家裏吃飯的人少一個好一個，而蘭姊自身也暗地裏迫切需要着一個丈夫，却總不能使事實來湊合她們的願望。

日子一天天的過去，蘭姊的苦悶也一天天的增加了。周圍的舊勢力是怎樣濃厚，這勢力壓迫着她，使她不好意思在人前披露她的真心。她是一個少女，她有着一切少女所有的夢想，但不幸生在這樣的環境裏，就只有羨慕着別個被嫁出去的同伴的幸福，而暗暗的爲自己的命運悲泣了。她本不難自己去找一個合於她理想的丈夫，但她又沒有這樣的大胆。她不敢做時代的叛逆，便只好做時代的犧牲者。終於，她患了一種可怕的乾血癆病，這病症，一直到三年後才結束了她的生命。在這三年裏，因了病症的緣故，她的性格變得非常古怪，她不再喜歡多說話了，終日只是帶着一張鬱鬱寡歡的臉，眼珠也是沒有神彩的。不過這樣反使同住在一屋裏的她的叔伯嬸娘感覺高興，因爲從此耳根邊清淨得多，省却不少口舌是非了。

這兩個表姊的死因雖然不同，但她們的命運却同樣地是不幸的。一個是有

了夫家丈夫却不肖，一個是想有一個夫家却格於境遇不能得到。她們都是被舊社會虐殺了的，我常常懷念着她們，每一想到她們的時候，就深刻地覺得封建的禮教勢力的可惡。

自從蘭姊死後，我只到姑母家去過一次。說是姑母家，其家早已不成爲一個家了。爲了丸癮的增加，和一家三口的生活，姑母是把她僅有的一間廂房也租給了他人，自己却縮進灶披間裏去。我去的時候，那新來的房客正在裝修房屋。我站在灶披間裏，聽着木匠們在外面院落中伐木的聲浪，覺得一聲聲都彷彿打擊在我心上，使我的心劇烈地作痛。再回過頭去瞧姑母時，她却依舊自得其樂地躺在烟舖上，吞雲吐霧的吸着紅丸。這種出世精神是多麼的偉大呀！可是我却不忍再瞧下去了，我差不多是掩着我的眼逃了出來。

等到姑母的丸癮增加到每天非吸一香烟聽那麼高不能過癮時，她家所有的田產已經變賣乾淨了。唯一爲牠所有的就只一口朱漆皮箱，箱裏藏着她全部的私蓄。因爲她住的那狹小的灶披間裏不便藏放，她便把這口皮箱寄在我家裏，

每隔三五天，她便到我家來一次，開箱取出一些物品，把來向我們變賣了錢，攜回去過癮。她的私蓄很多，什麼金錶，玉器，翡翠，貓兒眼，古玩，皮貨，都有得在她箱裏。最初幾次，我們因憐憫她的貧苦，給了她錢，却不肯領受她的物品，但後來見她得了錢，仍舊要把那物品攜到外面去出賣，而且賣得的價格是低到連那物品的本來價值十分之一都沒有時，我們也就不再和她客氣了。這樣的交易一直繼續到半年，她的皮箱空無一物。最後她把那隻空皮箱也賣給了我們。在這半年裏，我家的錢，大部分給她過了癮，而她所有的物品，則都改換了我家的姓，連過去我常在她烟舖上見到的那條紅色虎毯也在內。這虎毯給了我莫大的傷感，縱便是冷天，我也不忍把牠蓋在身上。我覺得，在牠的裏面，彷彿藏得有姑母這一家衰敗辛酸的歷史似的。

現在，姑母只剩得一雙兒女了。那就是年齡和我差不多的表哥表妹。因了環境關係，他們很早的就失了學，一些生利的技能都沒有。雖然年歲是逐漸的增加，却始終只能做姑母的累贅。除了表妹還能幫助姑母找一些活來做以外，

表哥是只能終日在街坊上遊蕩，和城裏的儂薄少年們混在一起，幹出種種下流的勾當。姑母也不暇去管束他，實在，姑母連照顧自己的癮還來不及，哪里還有功夫來照顧她的兒子呢？

但使我詫異並且難過的，還是受環境影響後姑母性格的變遷。在從前，姑母的性格本來非常驕傲，口頭上從不會讓過人，便是我母親也曾受過她許多氣。可是到她失去了一切可恃爲驕傲的特質——她所有的財產和身分——時，她的性格却變得非常卑下恭順了。不論別人怎樣奚落她，數說她，她總是默不則聲，把一口氣咽向肚裏去。這雖是小節，却也不是容易辦到的，要是別人向我這樣做，我一定要忍受不住，何況是本來非常驕傲的她呢？我猜想當她勉強忍受那一切外來屈辱的時候，她的心一定是苦的，也許還有眼淚落在肚裏。一種回想着過去同樣地欺凌他人時代的酸苦的眼淚。

每次，當我從外面回家來，見到穿着過時的污舊衣服，張開失神的眼光，施着滯鈍的步履，到我家來寄食的姑母的情形，我的心就要隱隱的作痛。我常

常想：是誰破壞了姑母的和平靜謐的家庭呢？這想念，常把我引到一種可惡而又可怖的勢力身上，那從南京和約以來九十餘年始終在壓迫着我們中國人的一種勢力——帝國主義。一直到現在，那勢力還在壓着我，並且說不定還要在未來壓迫我的子孫。我不能再忍受了，爲了姑母，爲了我自己，也爲了全人類，我將要拚着我的全力來反抗牠。

老僕人

你問我，在我家的那位老僕人，怎麼多時不見了？是的，我忘了告訴你，他已經死了。

死了。你說什麼，很可惜嗎？這在你，當然免不了要這樣想的，但在我，却一些都不，我並且正爲他的死感覺慶幸。

你說我太殘酷了，一些敬老恤貧的心都沒有。這我不能夠承認，我便再不濟些也不致成爲你所說的那樣的人。你和我相交還不久，對於我家庭間的情形大概還不十分熟悉，尤其是我和那位老僕人間的密切的感情關係，一定更爲模糊，那我不妨簡單地對你說一說。

我從小就生活在孤獨裏，一個伴侶都沒有，家庭只給了我一個陰黯的環境，學校只給了我許多繁重的功課，都不曾給我一個伴侶，而且也沒有誰想到

有爲我找一個伴侶的必要。所以，我那時的生活，是和漂流在荒島上的魯濱遜差不多的。每次，當我在路上，見到有幾個小孩子在一起興高彩烈地玩着的時候，我的心就要隱隱的作痛。我站立在一旁，瞧着他們，正如在學校裏瞧看那些玩時始終除了我外的同學們一樣，心裏是巴不得能夠插身進去，和他們一同玩，結果却總是獨自帶了一顆怯弱的受傷的心回家來。

在這樣一種情形下，那唯一安慰我的孤獨，並使我感到生之趣味的人，就只有那位老僕人了。他，那位老僕人，他永遠帶着一張和氣的笑臉，雖然他額上的皺紋是那樣深，而背着人時更常常的歎氣。每天早上，我總是由他伴送到學校裏去，傍晚時又由他從學校裏接我回家來，有時天下雨，他便叫我伏在他的背上，背着我走；我那時還是很頑皮的，伏在他背上時，常常喜歡摸弄他額下花白的鬚鬚，而他也總由我摸弄，並不動氣。

空閒下來的時候，他便獨自坐在堂屋裏，把稻草搓成了草繩，紮草鞋。他紮的草鞋比別人堅固，但他却捨不得自己用，每到紮成了一捆，就攜着到店裏

去出賣，他自己却寧願赤着腳走路。這樣，一月也能掙下幾百文錢。當他紮草鞋時，我總坐在他身邊，要他講故事。他肚裏的故事非常多，而且口才也很好，講起來就和茶樓裏的說書先生一樣，有聲有色的。我最愛聽他講三國志，這一部大書，他整整和我講了一年，雖然他講得是那樣不全，不是缺了頭，就是落了尾，可是我却聽得津津有味，並且把那紅臉的關公，黑臉的張飛，深深刻在我的頭腦裏面，永遠不能磨滅。

可惜這講故事的時間並不很久，因為故事總有說完的時候，到他倒空了肚裏所有的故事，他便沒有什麼可說的了，他不能不找一件使我滿足的代替他說故事的東西。於是，他便開始用他賣草鞋掙得的錢，代我買了許多唱本和小說，什麼合同記，牙痕記，五鼠鬧東京，九美奪夫，都一本本的從他藏旱烟管的胸口掏出來授給我。由於他，我纔第一次和那些深入民間的文藝相接觸，也由於他，我纔第一次知道這世間竟有這樣多故事的寶藏，而這寶藏是用黑字印在白紙上的。這在他，原不過是藉此避免我常常糾纏着他說故事而已，誰知竟影

響到我未來的事業。一直到現在，我之得以靠寫作來幫助我一部份的生活，差不多全出於他的賜與。他不僅用他的生命來豐富了我，而且更使我的生命也豐富起來。你想，他曾經給予我這樣大的助力，我對於他的死，還敢存着殘酷的心情嗎？

你詫異我既然不存殘酷的心情，不該對他的死亡不表示憐恤，反覺得慶幸。這自然也有幾分理由的，你很可以用這個理由來駁倒我。但可惜你並不知道那位老僕人的身世。你如果知道了生命在他存在的時間裏曾給予他怎樣多的不幸，那你一定會也像我一樣，覺得那別人認為可怕的死亡，在他倒是一種幸福了。

你要我告訴你那位老僕人一生不幸的歷史嗎？好！我現在就同你說。我也很想把他的歷史多告訴一些人，因為現在不幸的人是這樣多。可惜他的不幸是由命運給予他的，而不是由時代給予他的，這在你聽來，也許要覺得有一些枯燥乏味罷。

他是從什麼時候起，到我家來做僕人的，那我實在不知道，因為我出世得太晚，比他遲生了幾十年，只據說他還是從我曾祖父手裏幫起，到我父親手裏已有三代，就是父親也常說，譬他還是個小孩子時，他已經在我們家裏了。但可注意的並不在這一方面，却是他做工從來不需要什麼工錢，不過他又不像是只吃飯不拿工錢的，當他發脾氣的時候，他常常會大聲說：「不幹了，把工錢算給我走吧。」這便使我們發生了很大的躊躇，爲的是不知道經手用他的曾祖父是怎樣和他訂定的契約，而這許多年下來這一筆工錢又怎樣算法。可是，到後來，明白他這算工錢不過是一句掛在口頭上的話頭，我們便也都不去理睬他了。

他雖然幫着我們，但却也有家。他的家，是在離城五里毛家村地方。在那裏，他還有十來畝田，留着三個兒子在田裏耕種。這三個兒子名字都很奇怪，大的叫大癩痢，其次便是二癩痢，小癩痢。其實三個兒子並不一律都是癩痢頭，只有那大的頭上稍微有些癩痢，他竟把那沒有癩痢的兩個，也硬派做癩

痢了。

他還有兩個女兒，都是嫁的鄉下種田人家，境况很不錯，但他却從沒有到他的女婿家裏去過一次。他家裏所有的田，本來也不難多養活他一個人，他却不愿意在家裏住，寧可幫着我家做工，而把田裏的收入積存起來。他很善於居積他的錢，就憑着那十來畝田上的收入，累次存積的，他居然代他的三個兒子都完婚了。

兒女都已經婚嫁，心裏再沒有什麼放不下的事，雖然是做着老僕人的他，晚景也一定要覺得甜蜜和愉快的了。可是，誰知道，命運正向他展開着不幸的序幕呢？原來他的兩個兒子，大癩痢二癩痢，娶的老婆都是著名的雌老虎，整日什麼家事都不顧問的，只是在家裏挑撥是非，妯娌間一天到晚的吵罵不算，還要各自唆使出丈夫來，在一旁代自己揚威，把一個好好的家庭，鬧得鴉飛雀亂，親兄弟橫眉怒目的，就像不共戴天的仇敵一樣。可有第三個兒子小癩痢娶的老婆却很賢惠，不過夾在這兩個雌的老虎中間，她所受的磨折和凌辱是怎樣

厲害，也就可想而知了。

老年人本來受不住氣，眼瞧着自己辛辛苦苦掙起來的一份家業，現在竟鬧成了這一種模樣，再加着田裏的收入不復能歸他所有，要把來平均分配給三個兒子做生活費用。而這分配不經他的手，又常是很不公平的，那最好而又最懦弱的一對兒媳，總只能分得很少的一些錢，大部分應得的錢都被兩個哥哥吞沒了去做不正當的消費，田裏和家裏的事却反要他們出上很大的力。這種種景象，都使他瞧不上眼。他又氣又急，有一次家去住了幾天回來竟病倒了。幸虧他的身體還壯健，病了十來天便逐漸好了起來。

病好了，他的性情也有了改變，他比平時更容易動肝火，並常常背着人歎氣，同時却又出奇地愛起他的三兒媳們來，每隔幾天，總要來回跑上十里的到鄉下去探望他們一次，空下來便加工紮草鞋，把賣草鞋所得的錢，只給自己留下一些，其餘的便都交給他的三兒媳們。他差不多把他的全部希望都寄託在他們兩人身上了。

但這樣的愚愛對於小癩痢夫婦並沒有什麼益處，反更增加了他們的磨折。在這終日都在吵鬧中過生活的家庭裏面，即使是那樣少的一些草鞋錢，也會掀起絕大的波浪；彷彿這暗中的津貼竟成了他們的罪狀一般，雖然他們事事都抱着退讓的態度，而他們的兄嫂，却總是指桑罵槐的，把冷言冷語集中到他們身上去，同時更把許多繁重的工作推給他們去做。終於，他的三媳婦，因為受不住這身心兩方面的磨折，在一次小產中，把她悲慘的生命結束了。這死亡，給這老年人帶來了很大的感傷，可是到這感傷過去了以後，他却暴怒起來了。他痛罵着大癩痢二癩痢夫婦，又發狂地跑到我母親房裏去，用帶了眼淚的聲音，把他現在的家境，細細訴說了一遍。最後，却用這樣的語句，總括了他的意思：

「少奶奶，請你把工錢算給我走吧，我一定要回去好好的管束他們。不然，他們一定要把我這個家毀了。」

這一次，他的神情很嚴肅，不像往常那樣，把這算工錢當做一句掛在口頭

上的話，並且去志也似乎非常堅決。這倒使我母親感覺爲難了，因爲不知道到底該算給他多少工錢，又因爲父親不在家，我們這一家處境也很困難，一時實在拿不出許多錢來給他。所以，只好一壁答應先給他十塊錢，一壁又叫他去把兩個媳婦領來，讓她來勸導她們。

他果然照着我母親的話，把兩個媳婦都領來了。這兩個媳婦和平常鄉下女人並沒有什麼兩樣，面上一些沒有兇橫的痕跡，打扮得也很樸素，在人前更是規行矩步的，楚楚可憐，誰都不相信他們會磨折死一個和她們同樣年齡的女人。這使我母親的心也有些軟了，她甚至還疑惑他的話太過分了些。不過這時也只有照着喚她們來的本意，細細向她們開導了一番。他們也都唯唯聽命，最後還留下一個好印象在我母親心裏，纔一同回去。

接着他也去了，我們都以爲他一定不會再回來，所以在他走後不久，便雇了一個傭婦來代替他的工作。誰知他去了還不到一個月光景，又獨自扛着一個鋪蓋，靜悄悄的走了回來。他額上的皺紋更加深了，面容也黃瘦了許多

，顯然可見他這一趟回去，不但沒有把他的家庭整頓好，反被這家庭弄得憔悴不堪了。

他坐在我母親房裏；絮絮訴說他回去後的遭遇，圍着聽的我們，大家都暗代他不平。原來他一回去，他的兩個媳婦，便又露出了本來面目，誰都不肯做事，也誰都不肯養他。大癩痢的老婆，教唆她的丈夫出面，要他到二癩痢那邊去，由二癩痢供養；二癩痢的老婆也拉出二癩痢來抵擋，說這是應該由大癩痢負責的。兩對夫妻爲了他，狠狠的吵了一場架，結局是男的往賭場裏一溜，女的負氣跑回娘家去，不再來，只剩下他和小癩痢兩人在家裏，連一日三餐都得他自己來燒。這樣苦捱了一個月，實在捱不下去了，只得又跑了來。他愈說愈難過，說到後來，忍不住老淚縱橫了。

事情到了這一地步，已非勸導所能了事。我的母親是個女人不能代他分憂，也只有盡力之所能及的安慰他一番，旁的人却都勸他用不孝的罪名，把兩個兒子告在官裏，使他們受一些苦痛，或許會自動悔改過來。但他又不忍這樣做

他只照常在我家做工。經過了這一場變故，他的精神已很頹喪，沒有從前健旺了，却比從前多了一種嗜好，每天總要喝幾斤白乾，喝醉了，便睜着血紅的眼睛罵人。受了他罵的人，知道他的境遇，也都沒有一個怪他。

可是當他清醒的時候，他却仍舊是很和氣的。他不再去理睬那兩個使他受苦的兒子了，他只不能忘記他的三兒子小癩痢，每隔幾天便要下鄉去探望一次，像往常一樣，把賣草鞋所得的錢交給他。後來，他終於把那小癩痢也帶了來，說是要代他在城裏尋找一個工作。工作似乎很難尋到，小癩痢便在我家住下去了。這一個不幸的青年人，自從死去了老婆，神經上就受了重大的刺激，終日像白癡一樣。呆呆的瞧着天，並且老帶着一張憂鬱的臉。我們大家都可憐他們父子倆。爲了要報答在我家做了幾十年工的辛苦，便一任他在我們家裏住下去，什麼繁重的工作都不派給他們做，好使他的晚景稍微安樂一些。他在和人談話時，總憤憤地說，要代小癩痢另外對一門親事，並使他獨自成立一個門戶，遠離開那兩個惡心腸的哥哥和嫂嫂。不過他這句話事實上很難辦到，因

爲只靠他紮草鞋出賣所得的一些錢，是決沒有代他兒子完姻的可能的。

有一次，那是一個新年頭上，他忽然帶了從來未有的興奮的笑容，來和我母親商量，說他要向我們挪借一百塊錢，代他的兒子小癩痢續絃。似乎怕我們誤會，他並再四聲明說，這一筆錢是借的，與他的工錢無關，只要小癩痢成了家，有了工作，便慢慢的分期拔還，決不拖欠。他是這樣熱心於他兒子的婚事，可惜有些不識時務。我們這一家，素來就是外強中乾的，勉強掙扎着度過一個年關，已費盡不少力量了，哪里還有錢可以借給他呢？所以，我母親雖然非常同情他，也只有愛莫能助的把他拒絕了。

上了年紀的人，多半沒有青年人那樣堅強的意志，一受到挫折就容易灰心。懷了滿腔希望而來，結果却帶了一個拒絕回去的他，表面上雖不說什麼，模樣兒却非常難過。他默默地走向自己的房裏，獨自喝着悶酒，喝醉了就又破口罵起人來，好像只有罵人纔能稍稍發洩他心頭的鬱憤似的。這一次，他竟連我母親也罵在裏面，說她太沒有良心，做了主母，一些都不顧到底下人，不肯幫

底下人的忙。又說他在這裏做了幾十年工，從來不曾算過工錢，現在爲了急用，就是開口要多少，也應該給他的，何況又是那樣客氣的說挪借的話，實在不該拒絕他。這些話，好在我母親都沒有聽見，便是聽見了，知道這老僕人的不幸境遇的我的母親，也一定會原諒他的。

然而，縱使滿足了他的希望，借給了他錢，代他兒子完了姻，對於他又有什麼益處呢！這些都不能挽回那殘酷的命運所給予他的不幸。就在這年夏天，他的兒子小癩俐，忽然病倒了。患的是急性虎烈拉症。也不知道是怎樣染上的，大概因爲平時憂傷過度，又在外面吃了生冷不潔的東西，回來便吐瀉交作起來。由我家請了醫生來代他診治，一劑一劑的藥服下去，都沒有效果。事情是那麼快捷，只不過兩天兩夜工夫，就很快的結束了這一個青年人的正在發展途中的生命，留下一個難填的缺憾在那飽經憂患的老年人心裏。

最沒有比這一個打緊還要使他悲傷的了。他有三個兒子，三個媳婦，命運却把那最好而又最年青的一對從他身旁奪了去，剩留給他那毫不顧他死活的

壞的兩對。他沒有什麼希望了，一切希望在他都成了泡影。他伏在他兒子的屍體旁邊哀地哭着。他的年紀已經是那樣老，哭起來聲音却和小孩子一樣，使得在旁邊的人，沒有一個不暗暗陪着他垂淚，從衷心發生出憐憫他不幸的境遇的感情來。

自從命運奪去了他這最後的希望，他的性格忽然變得非常沉默了。他不常說話，却更容易發怒，不論什麼人，只要做了一些瞧不進他眼的事，他就會大聲呵叱。他似乎隱然抱着一種決心，反正活着已經沒有什麼愉快的了，就和別人過不去，別人也不會把他怎樣的。

別人果然不會把他怎樣，並且很願意領受他的呵叱。這是因為他的境遇已經在人心裏激發了一種同情，即使覺得他這舉動太無禮貌了些，也很快的把他原諒了。他從此也便不再把算工錢這句話掛在口上，別人問起他來時，他便帶一種苦惱的笑容說，他現在已沒有一個好的兒子了，拿了工錢又把來交給誰呢？他只表示願意得到一口好的壽材，可以使死後的魂魄安樂一些。對於他這不

十分奢侈的要求，我母親很快的就答應了，還允許將來一定代他去選擇一口上好的棺木。他也很爲這答應感覺高興，喝酒比平時加倍起勁，好像要借酒來忘記他過去不幸的一切並迎接那即將放到他身上來的的死神的手掌一般。

這樣，一直到了去年，他已經有了七十八歲的高齡。雖然腰腳還是很健的，但我們却都顧惜他，不再支使他做什麼事了。他似乎覺得這樣坐吃下去有些不安，於是，有一天，他便對我母親說，他要重新回到鄉下去住。我母親勸他還是好好的住在這裏，不要回去受兒子媳婦的氣。他却說，兒子媳婦縱使不好，也不會奈何他這副老骨頭的。他終於去了，臨走的時候，還鄭重叮囑我母親說，要是他這一趟死在鄉下，不要忘記買給他那一口壽材。他對於死後的一切，似乎比生存着還要關心得多。

然而，他終於沒有死。過了約有三個月光景，他又孤獨地回來了。這一次回來，他好似換了一個人似的，往日的健旺已經不知消失在那裏，帶來的却是萎頓和衰老。兩個眼眶深深的凹陷了進去，面頰上彷彿削去了兩塊肥肉，走起

來慢吞吞的，並且還比平時多用了一條拐杖。

你猜他怎樣忽然會萎頓衰老下去的？又是受了他兒子媳婦的氣嗎？不，一些都不。他的兒子媳婦雖都還和從前一樣，並沒有改好過來，不過瞧他年紀已經這樣老，也不敢完全拋開他不過問。說起來你也許要不相信，他的身體完全是他自己弄壞的。原來他因為瞧不過把田裏的收入完全歸他兩個不肖的兒子分用，並且隱然抱着一個代小癩痢夫婦復仇的念頭，恰好他家裏的穀還堆着沒有糶出，他竟私自跑到鎮上去，把穀向人押了錢；又把押得的錢，在鎮上一家菜館裏，大魚大肉的吃喝了一頓。他的意思大概不外乎他自己去死已不遠了，應該趁未死以前，滿足一下口腹之慾。不料他畢竟上了年紀，腸胃不比年青人，這一頓油膩的大肉吃了下去，立刻便在他肚子裏暴動起來，當晚就患了腹瀉。老年人到底是經不起風波的，這樣瀉了幾次，便把他往日健旺的精神都瀉掉了。

他已經衰老了下去，生命的機能逐漸在他體內消失，誰都知道他沒有多少

時候好活了。我母親便實踐了從前對他的約言，趁他生前，代他把壽材買了來，讓他自己過一過目，他似乎很表滿意，從此便懶得和人說話，終日躺在牀上，這樣，一直死神來帶走了他不幸的生命，讓人們把他裝進那一口壽材裏面。

我現在這老僕人一生不幸的歷史都告訴你了，你聽了作什麼感想？還不該爲他的死亡感覺慶幸嗎？

你說這老僕人的身世似乎太淒慘了一些。不，你錯了，在眼前這舊社會裏，具有比這更淒慘的身世的人還多着哩，只不過沒有爲你我所知罷了。

永久的傷感

不論是在清晨，或是在黃昏，只要我有一個時間，獨坐在椅上，回憶起我過去生命史上所遺留下來的痕跡時，那首先爬到我心上來的，一定是一個名叫雷子的人。

這一個人，這一個年齡和我相同，却沒有福氣和我同樣受教育的農村青年，他給我帶來了永久不能磨滅的感傷。我只要一想起他，縱使是在極愉快的時候，也會愀然不樂起來。

我相信，這感傷，也許要伴着我，一直到我進入墳墓的時候，纔會消滅的了。但在我還沒有進入墳墓以前，我却要用紙和筆，毫不隱飾的，把他的面目，他的心紀錄下來，使世人分有我那感傷的一半。

我認識他的時候，我和他還都是一個十幾歲的小孩子。我們認識的機會是

很偶然的。正當我平安地住在家裏，平安地每天背着書包上學去讀書時，忽然一個巨大的恐怖降臨到我的家鄉，那純粹代表軍閥個人利益的戰爭，在江浙之間開始了。

我的家是在太湖流域的一個小城市裏，而這個城市，又恰恰處在江浙交界的邊境上。從警報發生那天起，城裏就到處充滿了不安的空氣。接着，軍隊也開過來了。這還是我第一次看見兵那種特殊階級的人，他們都穿着灰色的衣服，面貌給風霜磨練得非常粗獷，從他們身上，找不到一些愛人類的心，他們是被殘酷的生活造成得個個都和吃人的野獸一樣。

而事實上，他們的行動，也和野獸沒有什麼差別。自從他們進城以後，城裏的謠言就忽然多了起來，不是說雙方不久就要開火，便是說城裏的軍隊要大舉搶劫。恰好就在這時候，有一個兵，在鬧市裏強搶了一個女人的金戒指。雖然這個兵，是被按照所謂軍法，拉到城外去砍了頭，但這舉動，却更增加了城裏人的恐怖。搬出城去的，一天總有十餘起。

我們這一家，也都落入了恐怖裏，並且比別人更要恐慌。因為我們的家是緊靠着南門，而雙方開火的地點，據人說，一定離不了南門的。城裏的軍隊又隱然抱着守城的決心，城門是很早就關閉了，城旁堆滿了沙袋，城上也安置了守望的哨兵。在這樣嚴重的形勢裏，便是素來以能幹著稱的我的母親，也完全失了主見。每天，我總要看見她裏裏外外的跑上十幾次，口裏只是喃喃的宣着佛號。

爲了一家的生活，父親是終年都在外面，難得回來。兩個姊姊也都隨着父親在外面讀書。家裏就只有母親哥哥和我。一家四口，生活本來尙很少陽光和空氣的，這時是更顯得愁慘。

『城裏是住不得了。可是到底又躲往哪兒去好呢？』母親整天都鎖着眉尖說。說完了，又歎息着加上一句：『畢竟一間屋子是少不得樑的！』

從這一句話裏，我瞧得出，事事都精明幹練的母親，現在一籌莫展了。本來，逃難這件事，在我們還是第一次遭遇到，何況母親便再能幹些也總是個女

人。

『我看，我們還是到西門外去避罷。軍隊都是從陸地來的，要開火也總在陸地。西門外緊靠着水路，也許不會什麼危險。』在中學裏讀書的我哥哥這樣說了。他雖比較有一些地理智識，但對於軍事還非常模糊。

『西門外，那邊有着什麼人呢？哦！有了！劉萬倉不是住在太平村嗎？我們一向待他總還算不錯，每年的租穀總比別人收得少，到他那邊去住一些時候，他一定願意的。』母親遲疑地說，面上開始有了喜氣。

於是，我們便這樣決定了。第二天一早，就僱了一艘民船，搖到太平村去。這當兒，時局已非常緊張，拉伏封船的事，天天都有得發生。這艘船，幸虧還是叫他搖出西門，若是到別處去，那就出了重價，也一定不肯應僱的。

從城裏到太平村，水程有三十里，開船這天偏偏又遇着逆風，到達的時候，太陽已經偏西了。這兒的風景是很好的：一帶青山蜿蜒在背後，疏疏落落的茅屋點綴在大樹叢中，四周環抱着的全是些上好的良田，秋收的時期雖還沒到

，田裏的禾苗却已長得很高，一陣風吹來，便到處都翻騰着綠油油的稻浪。

在我的眼前，又現出了劉萬倉那一個熟識的笑臉了。勞苦增加了這中年農夫的年紀，從他頭上的白髮和額上的皺紋看過去，誰都不相信他還是個不滿五十歲的人。我和他素來是有着好感情的，因為他每次來我家時，總不缺少給我的食物。這時，他撫摸着我的頭，一壁把一個和我一樣高矮的孩子推到我面前來，向我說：

『這是我的兒子雷子，你大概還沒有見過他。如若你不嫌他髒，就和他在一起玩罷。』

我開始擡起頭來，打量這站在我面前的小伴。那是一個稍微有一些粗野的孩子，皮膚是醬色的，一對眼珠大而且黑，却固定地不能轉動，瞧起人來頗帶一些呆氣。

一種親切之感從我心裏發生，我覺得已經找到我的伴侶了。過去我的生活是孤獨的，哥哥的年齡比我大得多，妹妹又太小，學校裏的同學只知道欺負我

，沒有一個肯和我要好，和我一同玩，我始終是一個伴侶都沒有。而現在，我却找到一個了。我不禁快活地伸出手來，像很久以前我們便已是熟識朋友似的，握住了他的手間。

『雷子，你在哪兒玩的？』

他的手熱得很，血液正在他的體內流動。他呆睜着那一對大而黑的眼珠瞧着我，忽然笑了起來，跳躍着說：

『在那邊，和我們的牛在一起。你可會騎牛嗎？』

『不會。』我回答着，却也忍不住要笑了。在學校裏讀書的人。怎麼會騎牛呢？並且像我這樣膽小的孩子，也根本不是騎牛的材料。

『我們同去試試看。不要緊，騎在牛背上是很有趣的。』

我還沒有隨着母親走進劉萬倉的茅屋裏，便被雷子拉着跑到田野裏去了。

在一個墳堆後面，有一匹黑色的耕牛，低着頭吃草。它站着，背比我的頭還要高。

『爬上去吧。』雷子在一旁慫恿着我：『吃草的時候它不會動的。』

我還在遲疑，雷子却已抱着我的腿往上送了。真想不到他的力氣會有這麼大，我身不由主的就上了牛背。

我的眼界寬闊了，我的心胸也開朗了起來。綠的稻浪在四周波動。倦飛的歸鳥圍繞着樹梢「啞啞」的哀叫。農家屋頂上的炊烟筆直向上昇，到了空中便漸漸的淡薄彎曲而消滅。一抹緋紅色的晚霞斜掛在西天的一角，彷彿在向我微笑。

這鄉野間的自然景色使我神移，我幾乎忘却了我是正騎在牛背上。牛蹄就在這時，忽然移動了起來，一顛一顛的把我的身軀直往前傾。我有些着急了，忍不住高聲呼喊著：

『我怕！我要下來！』

雷子並不理會我的呼喊，他從容地走到牛背後，縱身向牛屁股上一跳，便已跨上了牛背，從後面伸過兩隻手來，把我抱得緊緊的，一同任牛蹄所至，在

田野裏遊玩着。直到暮色籠罩了上來，纔讓那牛載着我們，回到茅屋裏去。

遠遠的我就聽得有一個啞啞的聲音在呼喚着雷子，到了茅屋前，我便瞧見了雷子母親，那患着風火眼永遠用一塊污穢的藍布擦着眼淚的老女人。她一見到雷子，便伸出手來要打，但眼光觸及我時，她却笑了，那隻作勢高舉的手，也溫柔地落下來，拍着我的肩說：

『長得這麼高了！還在唸書嗎？真聰明！』

我走進茅屋裏去。屋裏的景象很是陰慘：一盞油燈放在污舊的破桌上，燈芯的光燄只有豆那麼大，照着這被灶烟熏黑了的屋子，宛似鬼墟一樣。桌旁的板凳上坐着我母親，艱苦地支持一家生活素來難得開朗的她的臉，這時是更黯澹了。我默默的投進她懷裏，準備領受她的責罵。但她却什麼話都沒說，只慈愛地把手圍在我的頸頸上，輕輕的拍着。我的頭伏在她胸口，隱約聽得出心在她的腔子裏跳動。她的心原來還沒有安定呵！

晚餐很粗糙，幾乎不能下咽。夜裏睡在木板搭成的牀上，全身的骨架都被

撐得生痛。生活是這樣的不舒適，可是我却反而覺得快樂，我的心熱刺刺的，只想着和雷子在一起玩的花樣。

從此，我便像換了一個人。我不再把什麼功課來煩惱我自己了。每天，我都隨着雷子，在田野間閒逛。整個大自然成了我的學校，而雷子便是我的教師。他所有的活的智識。實在比我豐富得多，不論是一根草，一棵樹，他都能原原本本的說出它們的名目和用處來。從他的話裏，我纔第一次知道，那些野生植物裏面，什麼是可以吃的，什麼有毒和什麼含有油質，什麼可以當肥料用。

但我們也常常發生爭執。這爭執，大概總起在一同遊戲的時候。季節正是秋天，蟋蟀的鳴聲引誘着每個孩子的心。田野間的蟋蟀是這樣多，我們差不多天天都在翻磚弄石中過日子，偶然各人都捉到了一隻雄的，便喜孜孜的放在一隻瓦盆裏鬥着。蟋蟀的模樣本來很少差別，尤其是互咬在一起時，分外容易誤認。每次，當爭鬥告終，敗的懼伏一邊，勝的驕傲地鳴叫了起來，我們便都指

着那勝的說是自己所有。於是，爭執便發生了。爭執的結果，總是他失敗，一種身分觀念代替了是非，彷彿他沒有和我爭執的權利似的，常常給他父母罵得撇着嘴，走過一旁去，不理睬我。但不久，我們便又和好地在一起玩了。

這樣，很快的就過去了兩個月。這兩個月的時間，似乎比平時特別短，幾乎爲我所完全不覺察的便已過去了。戰事早結束，我們沒有再在雷子家裏住下去的理由。並且除了我，所有的人差不多都在想着城裏的那個家。於是，有一晚上，在每天都一式的黯澹的環境裏，母親便說出了她要回去的意思，她這話，使正在燈下商量着趁水淺明天到河裏去摸魚計畫的我和雷子都呆住了。雖然背着燈火用藍布擦着風火眼的雷子的母親還在挽留著，說不妨在鄉間多玩幾天再去，但這挽留顯然是沒有什麼效果的。我的眼前模糊了。我回過頭去瞧雷子，他那大而黑的眼珠裏，也和同樣地含着淚。

一切都無可挽回，第二天早上，僱來的民船已停泊在河畔，母親哥哥妹妹都已下了船，我不能不和雷子分別了。一個巨大的悲哀突然侵襲到我心上，並

且佔有了我。我想到，從此我將回到學校裏去，重理我拋荒了多時的功課，不能再在鄉間，和雷子一起玩，便是那隱然有一種趣味引誘着我摸的魚計畫也無從實現了時，我忍不住在河岸上跳着腳，號淘大哭了起來。

瞧着我和雷子不忍分離的形狀，母親也有些爲難了。她一壁勸慰着我，一壁又笑着向雷子的父親劉萬倉說：

『這大概也是一種緣分，過幾天你把雷子送到我家來玩玩吧。』

我那時還想不到母親這話是作不得數的，聽了她這樣說，我纔肯收淚下船。

回到了塵封蛛網的家裏，到處都嗅得到霉濕的氣息，那一種蕭條的景象深深打擊着我的心，使我回想起在鄉村中前歡樂生活來，心便隱隱的作痛。就在那天晚上，因着偶然的一句戲語觸發了我的傷感，我又忍不住哭了伏在桌上飲泣了不知多少時候。到後還是母親說：

『好了，不要哭吧，雷子快要來了。』

我纔勉強收起了眼淚，到臥室裏去睡。室裏的牆壁和空氣，彷彿都冷漠地在用一種力量壓迫着我活躍的心，心是只盼望雷子的早日到來。

雷子終於沒有來到我家裏，我却照常背着書包上學去讀書了。繁重的功課使我漸漸忘記了這個在鄉村裏的小伴，雖然過去的生活還常引起的懷念，但已不復成爲我心裏主要的成分。到從小學校裏畢業出來時，我更全然沒有再見雷子一面那種迫切的要求了。

接着我便到了上海。這繁華的都市增加了我對人生的經驗，同時時代的怒潮更改造了我的思想，使我和幼時的我，成爲兩個完全不同的人。我目擊了五卅的事變，從這事變的背後，我隱然瞧見有一個年輕的中國，要想在不斷的壓迫之下生長。我沒有心情再想到雷子了。充滿在我這時意識裏的，只是怎樣追隨在羣衆後面，去推動那歷史的巨輪，使人類的生活，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正當國民革命的怒潮澎湃了南中國的時候，我却以一個極偶然的機會回到了故鄉，重見了雷子的父親，那個中年農夫劉萬倉。僅僅是兩年多不見，他已

經衰老得不成模樣了。露在外面的手和臉，瘦得只剩了皮骨，背脊彎曲得和龍蝦一樣，而且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患了肺疾，老是咳嗆着，說一句話非常困難。他瞧見了我，枯皺的臉上開始現出了一絲笑容，站起來，把手加在我的肩頭，似乎要向我說什麼話，一陣咳嗆却阻止了他。他俯下胸，咳得面紅頸赤的，好半晌擡不起頭來。

從他的身上，我不禁想到了雷子，想到了過去的鄉村生活，我忍不住向他問：

『雷子現在怎樣了，可還和從前一樣好嗎？』

他的臉色忽然陰沉下來，咳嗆了好一會，纔斷斷續續的說：

『唉！……再也不要提起！……這……倔強的孩子，……我真……給他氣死了！』

我有些吃驚。我猜想他們父子間的感情，一定發生了裂痕。這也許是一齣時代的悲劇，屠格涅夫小說裏所常描寫到的父代和子代衝突的光景，很快的在

我腦裏一閃。我覺得，長成爲一個青年的雷子，是很有反抗他父親的可能的。我急於想知道這衝突的原因，但瞧見他咳嗆得這麼厲害，又不忍再向他問。我默默的送給他一杯茶，他謝着喝過了，便辭了出來。

獨自隨在他後面，送着他那疲乏的身體出了門。一個大的陰影忽然投到我心上，我的心裏開始浮起了一種不祥的預感。我想：「不要這就叫我和他最後一次的見面了罷。」瞧着這帶了一生勞苦歷史的誠實的農夫，拖着滯鈍的步履向街角走去，我的感覺裏一時混合着淒楚和悲哀，我幾乎想哭了。

回到了屋裏，我首先就向母親詢問雷子近來的生活。我相信，常住在家裏的母親，對於鄉間的情形，一定比遠處都市的我熟悉得多，她決不會不知道雷子父子間衝突的原因。

母親果然對我說了。我站在她面前，聽着她的話，不禁疑惑自己並不是處在真實的境地。她對我說的竟是一篇很有趣的戀愛故事，而且這故事的主角竟是我同一年齡却沒有我那樣智識的雷子。我真想不到，連我自己還不會

被一個戀愛的夢所陶醉時，這在往時的小伴，却已經很快的跌入戀愛的網裏去了。

故事的始末是這樣的：

距離雷子所住的太平村西首五里的所在，有一個金家集，集裏有一個名叫銀姑的美好少女。她每天一早，總要挑着菜籃，從雷子家門前經過，到鎮上去趕早市。恰好雷子每天也總是這時候出來，到田裏去工作。他們差不多天天都見着面。周圍的環境是怎樣寂靜，大自然裏的一切；彷彿都用一種牧歌的情調，引誘着這一雙正在春情發動期內的少男少女的心。於是，久而久之，他們兩人間，竟不知不覺的發生了一種特殊的情愫。

起初他們還知道避人們的耳目，每次談話時總躲在陰僻的地方。但不久，戀愛的高潮便使他們忘懷了一切；他們只知道有一個你，有一個我，除此以外，就是天和地也不放在他們心上，更莫說在他們身旁所有的人了。這種和舊禮教不相容的態度，是很容易招致人們反感的，尤其是鄉村裏的農民們，差不多

都具有一種薩滿教的思想，眼裏最瞧不進這樣的行爲。因此，就在他們戀愛熱度日益上昇的時候，物議也隨着沸騰了起來。先是金家集一方面的人，用種種精神上的迫害，加到銀姑身上去，接着，太平村裏的人，也都擺出長輩的面前目來，指斥雷子了。可是這並不能拆散他們間的關係，而且反使他們的情感更趨密切了一些。

不過物議也並不是毫無力量的。它雖不會影響到他們兩人本身，却影響到了雙方的家長。隨着銀姑的父母把銀姑禁在家裏不再讓她出門去買菜那天起，雷子的行動也受了他父親的監視。這突然的隔絕，使雙方精神上都非常痛苦。青年的雷子意志是很堅強的，爲了要實現他的願望，他不得不採取了消極的反抗形式，田裏也不去，茶飯也不用，終日只是癡癡的站在門前，瞧着西首金家集那方。像患了失心瘋一樣。這形狀，使只有一個兒子的劉萬倉急壞了，他不得不拋棄了先前那種不以爲然的成見，託人到銀家裏去作媒。要求把銀姑許配給

雷子。

這要求，倒並沒有遭到拒絕，不過女家的財禮要索得太苛，不是劉萬倉那樣的家境所能負擔得起，婚事終於沒有成功。在知道一切都已經絕望了以後，雷子反而和常人一樣了。他不悲傷，也不難過，每天照常下田去工作。只有時常常會倚着鋤，大而黑的眼珠裏含滿了眼淚。而當沒有人注意到他行動時，他便像一個幽靈似的，獨自出現在到金家集去的路上。他顯然還不忍就此割捨銀姑，他對她的感情依舊是很熱烈的。

然而他終於沒有再見到銀姑一面，見到的却是另外一幕和他多少有幾分關係的悲劇。一個大的打擊落到他頭上，銀姑嫁了，到別人家裏做妻子去了。一頂簡陋的花轎擡去了他所愛的人，也擡去了他全部的希望。聽着銀姑在轎裏抽咽的聲音，他的心只是一陣陣的作痛，他差不多要瘋狂了。

世界在他眼裏黯澹了起來，一切他人所認為歡樂的事在他只是絕望與悲哀。但他並不去效法那些弱者的舉動，他只是堅苦地接受這生命裏的浪花，忍耐地走他尚未走完的人生大路。他違背了他父親對他的期望，拒絕了所有來代他

作媒的人。他寧願孤獨地生，孤獨地死，而把銀姑的影子，永遠放在他的心裏。

故事原是很平凡的，但因為故事中的主角是我所熟識的人，於是便也覺得有趣味起來。聽完了母親所說的話，我的眼前便恍惚浮現出了雷子的一張臉，呆睜着他那大而黑的眼珠，臉上帶着個倔強而又堅決的表情。懷舊的情緒被喚起了，我急於想見一見他的面。我想向他解釋眼前是怎樣一個時代，我想用話語來使他明瞭他所抱的那種戀愛至上主義觀念的錯誤。我有着許多許多必須和他見面的理由，沒有人能說出一個更有力的理由來打消我這意念的。

接着我又得到了他父親的死耗，我先前那種不祥的預感覺證實了。這更堅強了我下鄉去見他的決心。我覺得，便不是爲了向他慰唁，探看他最近的狀況也是必要的。

但環境却逼着我，使我不但不會去見他，反又回了上海。一個時代的浪頭很快的打到我身上，並且把我捲進了渦漩。等到這洪潮從我身上過去時，我却

又跌進了戀愛的網裏。我沒有向雷子說明他所抱的觀念的錯誤，我自己反走上了他已走過的錯誤的道路。結果，我是和他同一的陷入了失戀的命運。我失望，我痛苦，我瘋狂地尋找刺激。這樣在生命的暴風雨中掙扎了兩三年，直到一九二九年的年底，我纔有機會回到故鄉，下鄉去見雷子。

一切都和四五年前一樣，鄉村間的景物和空氣是很少有變換的，只有雷子所住的那茅屋，是更見得衰敗了。我推開了那扇搖搖欲倒的柴門，便瞧見雷子的母親獨坐在黑暗裏，用污穢的藍布擦着她風火眼裏流出來的淚，她的眼睛已將近全盲了，連我走進來都不知道。我想向她招呼，雷子已逡巡地從門外覘了進來。他的身材長得比我還高，臉色是堅忍的，彷彿準備接受那未來的生活裏所給與他的更多的痛苦。他的手裏執着兩枝菊花，模樣頗有些兒時的憨態，那雙大而黑的眼珠瞧人時仍帶一種呆氣。我瞧着他，過去的生活又全回到了我眼前，我只想張開手去擁抱他，我忍不住激動地叫了一聲：

『雷子。』

雷子愕然地瞧着我，帶着一種不認識我的詫異的神氣；四五年在生命的波浪中掙扎的他，顯然是已經把我忘懷了，他偏着頭，像在腦海裏搜索我的影子。忽然，他那雙固定的大而黑的眼珠裏發出了光來，他只叫得一聲『啊，』便跳躍着直奔到我身邊。我想：這幼時的小伴，也許要先來擁抱我了，便也愉快地等待着。但他却又遲疑地立住了脚步。他打了寒噤一陣感情激動的戰慄通過了他全身。

我瞧着屋裏的景象，一種衰敗的氣息使我不忍再在這所在立脚。我怕瞧見屋裏凌亂散佈的東西，我更怕瞧見雷子的母親那雙將近全盲的風火眼。我覺得，這世界要不早日翻過身來，雷子的一家是只有向死亡線上走去，無法挽回這注定了的沒落的命運了。我忍不住向雷子：

『我們還是到外面走走去罷。這地方，我已有多時不來了，我很想看一看外面的情形呢。』

雷子不作聲。他默默地執着菊花。跟隨在我後面，走出屋去。寒風凜冽地

吹着，田野裏所有的植物都凋殘了，都把生機埋藏在地裏，等機會再重新萌出新的芽來。我把脚步放緩，和雷子並肩走着，留心注視着他。他的性格似乎比從前沉默，意志却堅強了許多。我忽然想起他過去的戀愛史來，不禁好奇地問他道：

『雷子，你可還記念着銀姑嗎？』

雷子低下頭，瞧着他手裏的菊花，大的淚珠開始滾到了他臉上。我正懊悔不該觸發他心頭的隱痛，他却已用帶着眼淚的聲音向我說：

『她死了！』

我呆了一呆，但即刻便覺得這是目前社會裏很平凡的事。我曾親眼看見許多不幸的女兒們，被環境壓迫着，隱秘了心頭的熱情，痛苦地任自己的願望歸於破滅，讓命運來播弄着她們，生活來磨礮着她們，一直到死亡來結束了她們的生命。無疑地，銀姑也就是這裏面的一個。我雖然不認識她，但我却能想像到她一定也有着一張蒼白的憂鬱的臉。從他的身上，我愈加憎恨這不合理的社

會了。我握住了雷子的手，使勁搖着說：

『不要哭，現在已經不是哭的時候了。你應該鎮靜你的頭腦，想一想愛不過是生命中一部分的事，並不是全部；這世上還有着更重大的事情等待你去幹，你怎麼可以爲着一個已死的她，浪費你的生命呢？』

雷子搖搖頭，顯然是沒有十分聽懂我的話。他的眼光朦朧地注視在我臉上，半晌纔問道：

『那麼你說我應該怎樣辦纔對呢？』

我的神經意外地興奮了起來。我先簡單地向他說明了眼前是怎樣一個時代，接着又告訴他中國民族的出路在那裏，並且細細的向他解釋只是爲了個人主義的愛浪費着生命是怎樣的無聊，而獻身在改進全人類生活這事上又是怎樣有意義的事。

他默默的在一旁聽着，似乎已經領會了我的意思，便決然的提起衣袖來，拭乾了臉上的淚，帶着一種難看的笑容說：

『你說得對，我一定照着你所說的去做，可惜我沒有早一些聽見你那樣的話。我自己也知道我是太癡心，我這樣天天想着她是不對的。現在，且讓我吧這花送到她墳上去罷。這是最後的一次了，從明天起。我一定要忘掉她，重新做一個人。』

我暗暗的歡喜，我覺得，我已經把這幼時的小伴，從迷途中拯救出來了。我是極願意伴着他，去做這最後一次的獻祭的。我的眼光從他的臉上移到他手裏的花上，不禁暗笑他的癡心，但另一個嚴肅的觀念却使我不但不能笑，反加倍的同情他，憐憫他。我忍不住向他問道：

『你天天都送花到她墳上去嗎？』

『是的。』他回答。

『她的墳墓在哪兒呢？』

『不遠的，離開這裏只有里把路光景，你和我一道去好嗎？』

我點點頭，伴着他一同向前走。四周的景象非常蕭索，到處全顯出了空

廓的一片，田裏的稻已都收割了，綠草全變成了枯黃，樹葉也都離開了枝頭，連太陽都像有些怕看這景象似的，深深躲進了雲中，不肯露出面來。整個大自然像已經睡着了一樣，不再顯示一些青春的活躍。

一個不很大的墳堆在我眼前現出來了。墳是新的，上面還堆着一堆敗菊，墳前雖沒有什麼標識，但那些敗菊已告訴我，這一定是銀姑的墳墓了。果然，雷子一走到墳前，容色就變得慘然起來，他把手裏的兩枝菊花放在墳上，又叫了一聲『銀姑，』便默默的站住了，大而黑的眼珠看入了我眼裏，那裏面藏得有無限的隱痛。

我的心忽然淒楚地跳了起來。我覺得，有一種刻骨的悲哀襲進了我的心，把我過去陷溺在戀愛網裏時所受到的創傷全觸發了，我不敢再在這裏停留，我連忙拉了雷子一把，回身就走。

在停泊着載我來的那隻船的河畔，我和雷子分別了。我激動地握着他的手，帶着顫抖的聲音說：

『雷子，記着我的話，不要忘記。現在是冬天，冬天是黑暗的，你忍耐地度過這黑暗的一刻罷，不久春天的陽光就要來迎接你了。』

船開去了好遠，我還瞧見雷子癡痴的站在岸上，用他那大而黑的眼珠送着我。就從這時起，我的心版上便深刻上了這永久不能磨滅的感傷。

又是四五年過去了。時代始終在圓圈子上前進。在這四五年裏，我不僅沒有再見過雷子的面，甚至連他的消息都聽不到了。

『雷子的一家也許已走上沒落的階段了罷！』我痛苦地這樣想。

小貓

我和妻結婚了。我們的結合雖是舊式的，愛情却並不下於那些由戀愛而結合的人們。我們是在愉快的空氣裏生活着。

每天，爲了生活的驅使，我總得出外去辦事。回來的時候，妻常常含笑地站在門前，迎接着我。一見到她那笑容，我便完全忘却了帶回來的一身疲倦，而感到無限的安慰。這安慰，是我獨身生活裏所體驗不到的。

所以，我更是愛妻了。因爲愛着妻，便也關心到妻身上的一切。我覺得，妻的生活好像很苦悶似的。雖然她和我談話時總帶着笑容，但她的眉峯却常蹙蹙着。便是每星期日我和她一同出外去作整天的享樂時，也很難見到她有快樂的表情。

對於妻這苦悶的原因，我是很明瞭的。每天，我出去了，家裏就只剩下她和傭婦兩個人，沒有誰伴着她在談笑，更沒有什麼事物可供她開懷解悶，怎樣會使他不對這生活感覺厭倦呢？

「我們的愛情將要被生活葬送了！」我常常憬然地這樣想。

爲要逗引妻的歡心，使她忘却她的苦悶，當我從辦事處回家時，我總要在外面買一些東西，帶回來送給她。新鮮的花朵，美麗的畫片，含有刺激性的小說。然而，這些心血全是浪費的，妻並不對我所買給她的東西感覺興味，至多也不過蹙着眉，微笑了笑，苦悶的表情依舊深深刻畫在她臉上。

我差不多智窮力盡了。我想：「還是任她自然吧，爲了生活，誰都不能不忍受一些磨折的。」

有一天午後，我照常從辦事處回家，纔走上扶梯，妻便笑着從房裏出來，向我搖了搖手。

我已有好久沒見到妻這樣天真的笑容了，心裏正在奇怪，妻已笑着向我解

釋了起來。

『房裏有小貓在着呢，你進去當心些，不要踏着了它們。』

我走進房去，果然瞧見兩隻小貓，把頭鑽在碗裏，嚼着麥粥。這兩隻小貓，一隻是白色的，一隻是黑色的，通體都很純粹，沒有一根雜毛，瞧過去非常有趣。

『這是那里來的？』我忍不住向妻問了。

『你不用管』。妻愛嬌地笑着，但她終於告訴了我。原來鄰家的貓新近生產了，一胎生下了六隻，這兩隻小貓，便是她問鄰家要來的。

瞧着地上的小貓，又瞧着妻那高興的形狀，我不禁笑了。誰想得到呢，我費了許多心思，花了許多金錢，買回來逗引她歡心的東西，其效力竟及不上這區區兩隻小貓。女人的心理真是很難測度的。

晚上，在燈光下，妻把這兩隻小貓抱上桌來，帶着嬌媚的笑容向我說：

『它們還沒有名字呢，你代它們起一個吧。』

『那不難，白的叫小白，黑的叫小黑就是了。』

『好呀！』妻把手撫着這兩隻小貓的毛片，並且暱愛地向它們說：『咪！咪！小白和小黑，你們現在都有名字了。』

一一

日子一天天的過去，兩隻小貓很快的長成了起來。

我們的生活也更幸福了。我再見不到妻臉上苦悶的表情，也再用不着在她身上操心，有這兩隻小貓在一旁陪伴着她，安慰着她，是比任何我所能想到的事物都更足以使她忘却她的苦悶的。

然而，事實總不能盡如人意，我們的生活是因這兩隻小貓的加入而增加了味精，但我們的愛情却也就因這兩隻小貓的加入而發生裂痕了。

事情的起源實在很微細的。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我開始發覺了妻對這兩隻小貓的愛好有了偏私。她熱烈地愛着小白，而用相反的感情憎惡着小黑。這愛和憎兩種心理，不用說是都有着理由的。近來這兩隻小貓的形態上，有了顯著

的變化，小白非常勇武，小黑却萎靡不振，和小白成了個反比例。這只要稍微有一些鑒別力的人，便都會和妻一樣，發生出上面兩種不同的感情來。

但我的心理却和一般人不同，我是憎惡着強者而表同情於弱者的。瞧着小白不時恃着它的勇力欺凌小黑的形狀，使我很快的聯想起帝國主義者對待弱小民族的情形來，而把強烈的反感寄托到小白身上去，同時也更愛憐着小黑。

由這愛憎心理的不同，我和妻便不能像先前一樣毫無芥蒂了。

自從這兩隻小貓到我家來了以後，我每天便多了一種工作。從辦事處回家時，總得在路上拐一個灣，到一爿山東漢子擺的牛肉攤上去，買一包牛脯，帶回來給小貓吃。最初，妻倒也一視同仁地能使這兩隻小貓同樣得到食慾的滿足，但到她一有了私心，在她手裏的牛脯，便分配給小白的多，而分配給小黑的少了。

於是，小白一天天肥壯起來，小黑却一天天瘦弱下去。

瞧着小黑無助地把它瘦弱的軀體蜷縮在屋角的形狀，我的心便像給鞭子抽

着一般的痛。我不禁有些恨妻了，這樣的行爲，即使是從淺薄的人道主義上說，也是說不過去的。同樣是一隻小貓，爲什麼強者吃得這麼多，而弱者便該挨餓呢？我的感情逐漸緊張了起來。這緊張的感情逼迫着我，使我忍不住用憤怒的聲氣向妻說：

『你也該分幾片給小黑吃纔好呢，不要都給小白吃完了。』

妻聽了我的話，果然也擲幾片牛脯到小黑面前去，但都是又瘦又薄的，而且給小白搶吃了許多，到小黑口裏的不過只有一兩塊。

小黑似乎已很滿足了，仍舊蜷縮到屋角去，用腳爪洗着臉。這小小的一條腳爪，把我的心引得更劇烈地痛楚起來。我彷彿瞧見了許多沉淪在泥塗裏的人，他們的孤苦無助，也和這小黑一樣。我不能再坐視下去了。我相信，在妻的私心下面，小黑的生命一定免不了要被犧牲，除了我，是沒有人能夠拯救它的。

我決定了。就從這一天起，每次買牛脯時，我一定代小黑多買一包，藏在

袋裏，覷着空隙，便悄悄領它到晒臺上去，餵給它吃。我這樣做着，我的心是很安慰的。

小黑逐漸和我親近起來了，我一回家，它便「咪嗚咪嗚」的叫着，繞着我的脚跟打圈。妻瞧了很奇怪，我却暗暗覺得好笑，心想：「動物到底也具有靈性的。」我更是愛它了。

因為愛着小黑，我便愈加憎惡小白，常背着妻，在暗地裏踢它幾腳。一來是爲小黑出氣，二來也借此發洩一下我胸中對強者的憤恨。

三

是黃梅時節了。

天老是陰曇着，一會兒雨，一會兒晴的，使我精神上非常不快。尤其是一想到家裏的兩隻小貓和妻近來對我的感情，便會平添上不少煩惱。我詫異着自己心理的變化。真的，現在的我，是比從前更容易發怒了。

就在這樣的時節，一天午後，天在下着雨，我離開了辦事處，冒着雨照常

去買牛肺。雨點打溼了我的頭髮，衣服，但我仍舊不顧一切的在雨中走着。我的眼前不時閃現出小黑那可憐的形狀，它使我增加了前進的勇氣。

我走到牛肉攤前了。在一柄大傘下面，露出了賣牛肉的山東漢子蒼黑的臉。他瞧見了我，便苦笑着從攤子裏取出一包切好了的牛肺來，遞給我說道：

『對不起！先生，今兒帶出來的貨色不多，只剩這一包了。包荒點兒吧！』

我呆住了。我雖是站在牛肉攤前，但我却像已回到了家，小黑正「咪嗚咪嗚」的叫着，繞着我的脚跟打圈。我的心劇烈地痛楚起來。可是我又能怎樣呢？梅雨下得更大了，柏油路在雨中發着光。這樣的天氣，要再去找尋一爿牛肉攤，是很困難的，何況我又沒穿雨衣。我只有勉強帶了這包牛肺，搭車回家去。

到了家，還沒有走上扶梯，我便聽得妻在樓上笑。

『咪！咪！小白。』她嬌聲地喊。接着便是一陣小貓的腳爪在樓板上奔馳的聲音。

像給人當頭打了一下悶棍，我木立在扶梯下，許久不能動彈。我不知道該怎麼處置手裏的一包牛脯。我相信，要是就這樣拿上去，準會給妻盡數把來填滿了小白口腹的。倒不如把它藏起來，在妻面前掉一個謊，假說不曾買到，然後再覷空餵給小黑吃。好在妻愛着小白，決不致使它挨餓，不比小黨缺少了這食物，便要影響到它的生命。我決定這樣做了。我把牛脯藏在外套袋裏。激動了多時的情緒纔稍稍寧靜下來。

上了樓，妻正用一個線團逗引着小白玩。一眼瞧見了我，連忙跳起身來說：

『哎喲！你給雨打壞了。怎樣不等雨住了再回來呢？這都是我不好，不該不把雨衣給你帶了去。』

說着，她便拋下線團，取了塊乾毛巾，用力代我擦着被雨打溼的頭髮。她這親密的舉動，把我先前那恨她的感情完全消滅了。我覺得，她除了對這兩隻小貓的愛憎和我不同以外，別的毫無什麼錯處。我們的愛情依舊存在的，並沒

有生分。我想起爲了這兩隻小貓，竟不惜在我們的愛情中間造起煙幕，我反不禁有些失笑自己的感情太容易激動了。

忽然，妻像嗅着什麼氣味似的，她停住了手，向我問道：『小白的牛脯呢？』

我重又把恨她的感情提了起來。爲什麼她要在牛脯上面冠上小白兩個字？難道小黑便沒有份嗎？我厭惡着她這種私心，我惱恨着她這種私心，我禁不住大聲對她說：『沒有買，這樣的雨天，誰還高興代小貓辦糧食呢！』

妻愛嬌地笑着，把身體靠近了我。猛的一伸手，插進我外套袋裏去，把那包牛脯攪了出來。

『還說沒有買，這是什麼？我早就聞到你衣袋裏的氣味了。』

我想不到她會有這一着，連掩護都來不及，牛脯已經到了她手裏，並且在小白面前拋擲起來。瞧着小白貪得無厭地把那僅有的一包牛脯吞嚼着，我只覺得心痛，但我不願傷妻的感情，和她爭奪，我只有採取有效的措置，把小黑

尋出來，使我多少能從她手裏分得一些，不致完全挨餓。

我四處尋找着小黑。奇怪！小黑竟不見了。它到底躲在那裏呢？我忙向妻盤問它的下落。

妻見我問起小黑，忽然得意地笑了。她把我引到房外去，指着板壁旁的一隻肥皂箱，向我說道：

『你瞧，我把它放在這裏面了，可不好嗎？』

我瞧着那肥皂箱。這原是放在自來水管旁的，因為常常浸漬着水，木質已很鬆朽，加之現在又在黃梅期內，漬着水的地方，都佈滿了霉斑。這樣一隻潮溼而又霉壞的木箱，把來作為小黑的公館，不是妻那樣具有巧妙心思的人，是想不到來的。我只瞧了瞧小黑蜷伏在箱內的形狀，怒火便直衝上腦門來。趕緊把它提出了箱，並且叱着妻說：

『還不快把這箱子拿下去，誰叫你把它放在裏面的？你不想想，它也是一條命嗎？』

妻的眼圈有些紅了。她默然的把肥皂箱提了起來，一壁還在把牛脯餵着小白。我正有些懊悔，覺得這樣粗暴的聲氣，也許她要受不住，這是我們結婚以來所不曾有過的。但瞧着她那樣暱愛小白，我終於又抑不住憤怒的，劈手把牛脯奪過來，向她說：

『小白已經吃得夠了，不消你再餵它，還是剩些給小黑呢。』

這樣說着，我便把小黑帶進房去，將剩下的牛脯盡數餵給它吃。小黑像已餓久了似的，連咀嚼都來不及的吞嚥着，鼻子不時嗅着地面。這時，小白又跑過來和小黑奪食了。我瞧見它，分外火上添油，忍不住重重踢了它一脚，罵着：

『你這貪心不足的東西，你難道還沒有吃夠嗎？』

我沒留心到妻已站在我身後，偶然一回頭，不禁吃了一驚；妻的臉色蒼白得和紙一樣，淚珠不住從她臉上滾將下來，她怨恨地瞧了我一眼，一句話都不說的，把手帕掩着臉，倒在床上，嚶嚶的墮泣了。

我突然記憶了起來，妻是有着歇斯的里性質的。她常常疑心我不愛她，屢次從我的態度上尋找這不愛她的證據。現在，我把她所心愛的小白踢開，她一定更證實了先前的猜疑，以爲我準是不愛她了。這誤會，是足以影響我們的幸福生活的。我不得不拋下手裏的牛脯，到牀前去向她解釋。

妻儘是哭着，不來理睬我。瞧着她不住聳動的肩頭，我第一次感到女性的不容易對付。真的，在別的事上，我是能盡量依着我的意志，使用我的言語，但在哭着的她面前，我却連一句勸慰的話都說不出來。我呆對着她，一時間，所有的煩惱都襲擊了我。想起幾月來爲這兩隻小貓弄得顛顛倒倒的，受盡了不少痛苦，而妻還不能原諒我。我真恨不得把這兩隻小貓都摔下樓去。不過又恐這樣做了，妻將更要對我懷疑。我只得立起來向她說：

「好了，不要哭了。這兩隻小貓，原是你領來的，你愛怎樣辦就怎樣辦吧，我以後決定不再管它們的事了。」

我也不理會妻聽了我這話作什麼感想，自顧走到窗前去，對着窗上蒙滿了

兩點的玻璃，微微噓了口氣，身上像卸去一副重擔似的。實在，我也應該休息一下了。爲這兩隻小貓，不惜把我業已疲倦的精神提供出來，我不是太傻嗎？我打開煙盒，取出一支煙捲，燃上火，獨自坐在沙發上吸着。

四

下一天，我照常從辦事處回家。雖然已經在妻面前說過，以後不再管小貓的事，但我的心裏總不能釋然。走過牛肉攤的時候，依舊買了兩包牛脯。

我擔心着妻也許還在和我嘔氣，家庭間仍保持着低氣壓的狀態，則疲倦上再加煩惱，我一定要感覺支持不住。不料她已改變了態度，一見面，便用笑臉迎接着我。在這一點上，我覺得，妻的性格，是要比一般普通女性超出一籌的。

我們仍舊生活在光明的空氣裏，曾經有一時蒙蔽在我們中間的陰雲，已完全消滅了，雖然妻的舉動殊沒有從前那樣自然。我從身邊取出一包牛脯來，放在桌上。妻並不過來接。我知道她心中還存着芥蒂，便有意逗引她歡心的，把

牛脯拋在小白面前，並且向它叫：

『咪！咪！小白。』

妻噗哧一聲笑出來了。在這一笑裏，我們兩顆分離的心，又重新湊合在一處。

我把手裏的一包牛脯，盡數餵給了小白，這纔記起小黑來。小黑呢？小黑又不見了。我心裏暗暗着急，却不敢向妻問，恐再引起她的不快。我想：過一會，她一定會告訴我的。便也不再問，只是耐心地等着。但等了許久，還不見她提起，我終於忍耐不住了，便趁着她快樂的當兒，突然向她問道：『小黑在那裏呢？』

妻帶着像滿意又像怨恨的笑容說道：『你還問它嗎？我已經把它丟了。』

『丟了，真的嗎？』

『自然是真的，誰來騙你。你昨天不是對我說過，憑我愛怎樣辦便怎樣辦嗎？』

我呆了一呆。想起妻的執拗的脾氣。她素來是說得到做得到的。看起來，小黑一定已沒有倖存的可能了。我不禁歎了一口氣，把袋裏藏着的一包牛脯也取出來，拋在桌上。

妻詫異了：『爲什麼又買一包呢？』但隨即她便像領悟了似的說道：『哦！我明白了。這一包是買給小黑的，是嗎？』

我點點頭，懊悶地把眼光移到窗外去。窗外的天色是陰曇的。天空中却又下起濛濛的細雨來了。

妻走近我身邊來，把手按在我肩上說道：『我真不懂你的心理！爲什麼你這樣愛着小黑呢？小白不是比小黑可愛嗎？』

我辯道：『我何嘗愛着小黑，不過因爲你太愛小白，常常把小黑磨折着，我有些瞧不過去罷了。』

妻不作聲。她是站在我身邊，我回過頭去，顯明地瞧得出她臉上已有了懊悔的神色。她對我凝視了好一會，纔不安地說道：

『我把事做錯了。早知道你是這樣，我一定不那麼做的。不過我把它丟了還沒多久，也許它還在那裏罷，讓我再去找找看。』

『你把它丟在那裏的？』我問。

『就在晒臺旁邊的屋頂上面。』

我搖搖頭，暗想：『完了！它一定不會再回來了！』我知道，那屋頂雖在晒臺的旁邊，但離開晒臺有一尺多高，像小黑這樣瘦弱的軀體，決不會跳上來的。

我瞧着妻走上晒臺去，又瞧着她空手走下來，一個重大的打擊落在我心上，我的眼前又有小黑的影子在晃動了！它是在繞着我的脚跟打圈。並且「咪嗚咪嗚」地叫。這影子，嚙着我的心使我的心劇烈地痛楚着。我忍不住頹然的倒在一張椅子上，把手掩着面。

五

晚上，雨下得更大了。

雨點打着窗，發出琤琮的聲音。我惦記着小黑，並且擔心它的生命恐怕受不住風雨的凌虐，在牀上翻來覆去的睡不着。一闔眼，便彷彿有一個小黑的屍體現在我眼前，全身都給雨淋得透溼的。我知道，我今夜決不會睡着了，便開了燈，走下牀來，坐到書案前去。

外面下着雨。室內充滿了寂寞的空氣。無聊壓迫着我。小黑的影子打擊着我的心。我開始感到了生的苦悶。

我無意識地從架上抽出一本書來，讀着消遣。這是美國新進作家淮爾達 (Wilder) 的斷橋 (The Bridge of San Luis Rey)，我是看了新羣衆 (New Masses) 上對他的批評纔買來的。在雨夜，讀着這樣一本小說，我覺得是非常的適合。鐘擺在我後面搖動着，時間隨着指針過去。我逐漸被這書中的美麗的文筆動人的描寫迷惑住了。我並且從書中這五個不幸的人聯想到小黑身上。無疑地，小黑的命運是也和他們一樣，生不如死的。那麼，它的被棄，也許正是它的幸運。要是它死了，上帝一定會把它無罪的靈魂，像這從斷橋上墜下的五

個人一般，安放在天國裏面。我這樣想着，心便寧靜了下來，但却增加了一種悽楚的感覺。

妻忽然醒了。燈光下，她抬起詫異的眼光瞧着我，說道：

『爲什麼不睡，你還在想着小黑嗎？』

我默然的合上了書，走到牀前去，把燈熄滅了。這時，窗外開始閃過了一線電光。在那電光裏，我恍惚瞧見有小黑的受苦的靈魂在冉冉上昇着。

黎明的時候，我正在睡夢裏。妻突然撼醒了我，並且緊緊抱持着我的軀體，像受了什麼驚恐似的。

我睜開眼來，便瞧見她臉上的淚痕。我的睡意完全驚退了。慌忙坐起來向她問：『什麼事？』

妻並不回答我，反而急迫地問我道：『你說，這世上可真有因果報應的事嗎？』

我暗暗好笑。心想：這一定是她經不起良心的責備，在睡夢裏瞧見什麼

了。我正有些恨她的私心，使我精神上感受不少痛苦，便故意嚇她道：『怎麼沒有，我常常聽得人說哩。』

妻像發了瘋似的，她槌着胸，揉搓着自己的頭髮，在牀上滾來滾去，一壁口裏號哭着說：

『我做錯事了！我殺了小黑，它一定不肯饒過我，來世我也要變做貓，像它一樣受苦的。』

我在一旁瞧着，心裏很覺不忍，正想安慰她，爲她破除這種迷信。忽然，她停止了號哭，側耳傾聽着外面。半晌，問我道：

『你聽見嗎？外面好像小黑在叫哩。』

我聽了聽，沒有什麼聲息。妻却堅說她沒有聽錯，一定是小黑在那裏叫。我拗不過她，只得披上衣服，和她一同到晒臺上去。外面雨已住了。空氣非常寒冷。我接連打了幾個寒噤，勉強拉開晒臺門來。奇怪！那在門角邊伏着的，不是小黑嗎？門一開，它是抖了抖被雨淋溼的身子，竄進來，繞着我的脚跟打

圈，又「咪嗚咪嗚」的叫了兩聲，好像申訴它這一夜生活的痛苦。我又是憐惜，又是歡喜。妻更感動得掉下淚下。她也不顧它身上是那樣的潮溼污穢，便把它抱在懷裏，不住撫拍着它，向它說：『好寶貝，你回來了。』

我呆立在一旁，瞧着妻這樣做作，還疑惑自己是在夢裏。然而事實却是很明顯的。我不禁有些懷疑起來了。到底小黑怎樣能跳上那一尺高的距離，並挨過這一夜風吹雨打的生活的呢？像它這樣瘦弱的軀體，我是很難相信它會戰勝自然環境，而獲得它的生存權的。

但從此我却放下了一件心事。自從經過這一場風波以後，妻對這兩隻小貓是一視同仁地撫育着，再不存什麼偏私的心理。於是，我們的幸福生活便又回復了。而且愛情也更濃厚了起來。我們是在愉快的空氣裏生活着。

給亡女

時間是寂寞的晚上。伴着我的只有一隻昏黃的孤燈。窗外不停地颳着凜冽的秋風。我獨自坐在這樣黯澹的環境裏，想起了一年前在同樣的秋風裏逝去的人，我的心是怎樣劇烈地痛楚着呵！

我現在提起筆來，寫這封信給你，我的淚不自覺的如線似的落着，滴濕了我面前的紙。我的眼前模糊了，一切你在生的印象都奔湊到我模糊的眼底，使我全身的血液都冰結了起來。親愛的孩子，你的生命是不幸的！但你終於帶了你不幸的生命離開塵世了。我想像你無罪的靈魂怎樣在天國裏優遊，再回顧一下爲生活而掙扎的我自己，我不禁要羨慕你。的確，你是值得羨慕的，雖然我仍舊時刻爲你的逝去而感覺淒涼。

細想起來，我是對不起你的。自從你下地以後，就始終在顛沛流離中過日

子，很少享着安定的生活。然而，這正是你的不幸，不該生在這大動亂的年頭；像這樣弱肉強食的時代，人們的生命都朝不保夕，更那里會有好的生活過呢？親愛的孩子，你總不至於怨恨你的父親吧。我知道你一定不會怨恨生的。我又想起你的笑臉了，多麼天真無邪的笑臉呵！

直到如今，我的腦海裏還深刻地記憶着你出生時的印象。那是在一個寒冬的晚上，離開陽歷新年不過十天，天在下着雪，狂風在震撼着窗櫺，整個房間裏密佈着一種淒清的空氣。那時，你母親已經睡了，只有我還爲着生活在代某書局寫作一部兒童文學的書。忽然，你母親在牀上翻了個身，輕輕呼喚着我，接着便是一陣呻吟。那聲音很有些異樣，使我忍不住放下了筆，走到牀跟前
去。

『你有什麼難過嗎？』我這樣向你母親問。

『我痛！……肚……子……痛！』你母親呻吟地回答。

瞧着她那凸起的肚子，計算着懷胎的月份，一個念頭噤住了我。我知道，

有一個新的生命在她肚子裏活動了，也許眼前就要出現。這原是我早就時刻在屈指着的。但是，誰料到會在這樣的夜裏，而且是在狂風大雪的夜裏呢。我只有換上皮鞋，披上雨衣，冒着風雪，到公用電話處，借打電話到那預先接洽好了的產科醫院裏去。

那晚上的天氣真冷。地上積着的雪有幾寸厚，我在風雪中走着，風把我的面部颯得生痛，雪幾次要滑跌了我。但我的心卻是熱的。我全身的血液都沸騰了起來，當我想到有兩條生命的安危繫在我脚步上的時候。就這樣，我把電話打過了，回到家裏來，我已變成了個雪人，面上的神經組織都失了感覺作用。可是這些微小的痛苦我是無暇理會的，因為在我的旁邊，還有個比我更痛苦的人在着哩。我瞧着你母親痛苦得把兩手攀着牀欄，臉色白得和紙一樣，兩腳不住踢着牀柱的形狀，整個心像有誰在斃割着。我恨不得把她的痛苦分擔一半到我身上來。但這是不可能的，我急得只有連連的搓手。

好容易門外有汽車喇叭聲音在響了，我趕緊下樓去開門。門開了，從車上

走下兩個穿着白衣的產科女醫來。我瞧着她們，彷彿都不是凡人，而是天上下降的安琪兒。我如獲異寶似的把她們迎上樓去，又吩咐傭婦把熱水傾在盆裏，便站在一旁，瞧她們行施手術。這時，你母親已被扶掖下牀來，她身子坐在盆邊，頭卻枕在牀沿上，口裏不住嚷着痛。一刻鐘過去了，房間裏的空氣很靜默，只有你母親不時發着痛苦的呻吟，痠攣地抽搐着身子。我巴不得你早一刻下地來，但你卻好像有意要使你母親多受痛苦似的，只是遷延着，遷延着。又是半個鐘頭過去了，一切現象還都是依然，盆裏的水已連換了三次，而你仍沒有下地的朕兆。我心裏充滿了煩躁，不停地搔着頭髮，咬着嘴唇，在房裏走來走去。還是有一位女醫瞧不過去了，她微笑着向我說：

『周先生，你避一避吧！在這里瞧着怪難受的。』

我點點頭，果真走到隔室去。可是，我的心怎能放得下呢！我是坐在隔室的椅上，心卻時刻縈繞在你母親的身邊。你母親呼痛的聲音，也不時傳進我耳裏來，使我周身覺得寒凜。我第一次領會到一個生命下地時的困難，同時也不

禁對你母親感覺疚心。忽然，一陣響亮的「呱呱」的哭聲驚動了我，我知道你已經下地了，忍不住發狂似的重新奔進產房裏去。

兩個女醫忙碌地在收拾着器械，扶掖你母親上牀。傭婦卻已經把你裹在襪襪裏，授給我了。這是我最初的認識你。啊！你的面貌是多麼清秀！雖然你緊閉着眼睛，但從你的面上，我卻已瞧出了你先天的智慧。我幻想着，在未來，我怎樣把我所有的思想傳授給你，而你又怎樣從實際上去爲一切人類盡力。我不禁低下頭來，暱愛地在你小小的唇上吻了一吻。

一件擔心了許久的事情總算完結了，爲了生活，我每天依舊得出外去辦事，留下你在家裏陪伴你產後調養期內的母親。你的面貌是一天比一天豐腴起來了，而且會得睜開烏溜溜的眼珠來，向你的父母瞻望。我常常抱着你；坐在牀沿上，和你母親一同逗弄你，說你的眼睛像誰，嘴巴像誰。我們的生活，是因着你這小天使的加入，而更增加了歡樂的成分了。

但這樣的歡樂竟不容許我們久享，也許你的生命是和憂患同來的罷。你下

地還沒有滿半個月，時局便逐漸緊張了起來。滿街都充塞着謠言，到處都瞧得見有人在交頭接耳的私語着。我們原是住在南市的，每天都有搬家的車輛從我們門前經過。有着兩次逃難經驗的我，瞧着這景象，便是辦事時也不能安心，恰好就在這時候，黃浦江裏有一艘運載炸藥的船爆炸了，那巨大的一震，使素來有着「歇斯」的里」性質的你母親，大大驚恐起來。也顧不得她的身體有沒有復原，一定要搬到安全地帶去。終於，在一月二十八那天的午後，喚了個理髮匠來，代你忽忽剃了頭，又收拾了些細軟衣服，便一同坐了一部汽車，到北京路你父親的朋友劉先生家裏去。

那天的天色是陰沈的，微微颳着寒風，好像天公也在爲強鄰壓境下的弱者不平。馬路上的空氣非常緊張，凌亂的車輛在紅綠燈下如潮水似的湧着，每一部從我們車旁擦過時，都帶有三分恐慌的神氣。但我們卻終於平安地到達了，一間小小的不滿七尺見方的屋子，放着一張牀，一隻桌子，兩把坐椅，這便是我們避難的所在。我把你和你母親安置在牀上以後，便出外去打聽，消息是逐

漸轉好了起來，據說當局已準備接受屈辱的條件了。這消息，雖使我憤怒，但一想到安定的生活可不至於破壞，心裏又不無幾分安慰。親愛的孩子，你是不能知道的，你父親的思想差不多要被生活磨折盡了。說起來，我是怎樣討厭着這生活呀！

當天晚上，我和你母親商量着仍舊搬回去的計劃。夜裏十點鐘的時候，你已經睡了，我繼續在燈下寫作書稿，你母親斜靠在牀上陪着我。屋裏的空氣比我們的舊居還要默。這時，忽然來了「蓬——」的一下巨響，打破了屋裏靜默的空氣，你也被這聲浪驚醒了，睜開眼來狼顧着。你母親一壁撫拍着你入睡，一壁問我這聲響是那里來的。我纔站起身來，便聽得下面天井裏一陣嘈雜的人聲，恍惚有人在說：『雙方已經開火了。』不多時，街上又有了報販喊賣緊急號外的聲音。我呆呆地站在你面前，心知道，人類的屠殺史上，又在展開另一頁的序幕了。一時間，悲哀和憤怒填滿了我的胸膈。瞧着你甜美的睡態，想起在強暴的壓迫下，說不定未來的我們，都要過着奴隸似的生活，我真恨不得扼死了

你也扼死了我自己。但我的意志總不許我這樣做。我的眼前彷彿有一個更偉大的時代影子在晃動，這時代需要着我，也需要着你。爲了這時代我得留下我和你的生活來。

戰事終於靠了有榮譽的軍隊的抵抗而延長了下去，但我們的生活卻漸漸恐慌了起來。雖然我辦事的地方並不在戰區，然而在這百業停滯的時候，當然也不免要受到影響。我們本來是沒有什麼積蓄的，戰事又一時不會停，這以後的生活該怎樣辦呢？我時刻爲這問題焦慮着，你母親也和我一樣擔心。只有瞧着你一天天長大起來，會把臉靠在你母親懷裏偷偷地瞧人，纔使我們的愁眉稍微展放了一些。

在這窘迫的日子裏，僥倖還虧有幾個朋友幫助，纔得勉強把我們的生活支持下去。實在，你父親一生所領受的友情，是報答不完的。總之我們是靠了一種外來的力量，不僅維持了生活，而且在離開戰區很遠的法租界上租了間房屋，重新恢復了我們平安的環境。

環境安定了以後，我便又想起我的舊居了。我決定回絕了那邊的房子，把那邊的東西盡數搬遷過來。於是，便在戰事還在繼續的一天，冒着危險在嚴厲的檢查下，回到一月前你下地的地方。僅僅是半個月沒人住，那屋子裏已到處佈滿了霉濕的氣息，桌椅上積着寸許厚的灰塵。我站在房裏，對着周圍的許多物件，尤其是我最寶貴的一櫥書，不禁呆住了。我將怎樣搬動牠們呢？在這恐慌的時候，華租交界處的鐵門都已關閉，搬場汽車是無法通過的。可是，要搬動嗎？我又擔心着，幾時空中的鐵鳥來下一個蛋，那一切便不免要同歸於盡。我想了許久，只有去喊幾名挑夫來，叫他們把屋裏的東西，挑到我們的新居去。

啊。誰料得到呢！這一搬動，旁的沒有損失什麼，偏是我所最寶貴的一櫥書，卻遭了劫運，我生平最喜歡搜集雜誌，不論那一種期刊，都有得存在我的書櫥裏面；特別是十年前的東方雜誌和小說月報，那是我費了重價苦心搜羅得來的，現在卻卷卷都散佚不全了。這損失，雖沒有文化機關全部裏炸毀那樣厲

害，但也使我的心裏不快了許久。

安慰我這不快的又是你，可親可愛的小天使。你使我明瞭了生命的意義和價值。當我瞧了你一眼的時候，我所有的煩惱，便不自覺的完全消滅了。我失去了許多書，卻獲得了個你，我畢竟還幸福的。

不久，戰事停止了。而在這停戰期裏我又因某種機緣，認識了一個做着新時代的前衛的女作家她的作品，她的人格，她的思想，深深感動了我，也就因着她，我更增加了對於你未來的期望。『你也許會成爲一個蘇菲亞罷，我一定要造就你。』我這樣想着。我的心全被愛力主宰着了。

在我和你母親的保護下，你也愈加長成得活潑可愛起來，會得嬌憨地笑，會得在牀上亂爬，身體又那樣玉雪可愛，再加上你母親買給你的許多衣飾，穿戴起來，不論誰見了都愛你，都要抱你。真的，爲了你的可愛，你父母纔能帶着誇傲的心理，更光榮地站在人們的面前。

可是，你母親卻忽然在這時病了。她這病，一大半是產後未能好好調養；

又受了驚恐，同時還要辛勤地照顧你。病的來勢是很驟然的。那一天，我正從辦事處回來，興奮而又疲倦的抱你坐在膝上。逗弄着你。你母親突然伸過一隻手來，把我的手捏了一捏。我捏着，覺得她的手宛似火炭一樣，不禁吃了一驚，又動手去摸她的額是更灼熱了。忍不住向她問道：

『你覺得怎樣？人可好嗎？』

她不說話，只微呻了一聲。我扶着她上牀睡，又把你放在她身邊，便外出去請醫生。醫生來了，說這病是產後失調很危險的。我默默地接受了他所開的藥方，默默地送走了他，回到房裏來：卻見你正爬在牀上，睜着烏溜溜的眼珠兒，對你母親瞧望哩。再沒比在這一時間還要使我的感情激動的。我一方面擔心着你母親，一方面又擔心着你，恨不得把身體平分做兩個，使你們都能得着我的照料。但生活卻逼迫着我，連我這僅有的一個身體，都不許放在家庭裏面。我一想起來覺得痛心。多麼殘酷的這生活呵！

你母親是生病了。病人的奶汁有毒，不能給你吃，而我們的經濟能力，又

不容許我們用奶媽，我只得重新去僱一個傭婦來帶領你，並照料你生病的母親，又去買了些代乳粉來，和了水盛在玻璃瓶裏餵給你吃。你年紀雖然小卻很有鑒別力，只吃了一些，便搖頭不要，並且哭了，你母親在病中，肝火是很容易發動的，聽見你哭，便要罵那傭婦，偏偏那傭婦的性格又很壞，被你母親罵了，便在你身上出氣，害你整天都哭哭啼啼的過日子，一直要到我回家來把你接過纔得停歇。唉親愛的孩子，我真十二分的對不起你，使你這樣受苦。可是，又誰叫你不生在有錢的人家，偏要投生到我們身邊來呢？

我們的家庭生活這時是怎樣凌亂，我實在不忍對你說。你母親的病竟一連拖延了三個月，捱過了整個夏天，纔算完全痊癒；可還無力下牀來，只能抱着你坐在牀上借你的歡笑解她的愁悶，而我在這三個月裏，整天被憂慮磨鍊着，臉上已瘦得不像個人形，頭髮也花白了好幾莖了。

親愛的孩子，有誰憐憫我們這樣的苦生活呢！

我正欣幸你母親的病癒，可以重新恢復我們安樂的生活。不料，霹靂一聲

，你又病了。你的病，也和你母親一樣，來得很驟然，但你母的病是在我意中，而你的病卻在我意外的。真的，誰想得到，像你這樣一個玉雪可愛的孩子也會生起病來。

這是炎夏將盡的時候，我記得很清楚，上海正處在「大兵之後必有大疫」的嚴重恐怖裏。我在辦事處流了一整天的汗，拖着疲勞的身軀回家來，渴想見你的面，安慰我的精神。誰知一回家，便見你緊閉着眼，軟軟的躺在你母親懷裏，你母親正皺眉對着你。我素來沒瞧見你有過這種景象，心頭止不住勃勃的跳了幾跳，正想開口詢問，你母親已抬起眼來，向我嚅嘴了。

『輕些，不要響，她在發痧呢。』

發痧！彷彿有一個焦雷打在我頭上，我的耳朵裏嗡嗡的響個不住。我來不及的上前來摸你的手脚。你的手脚都是冰冷的，和你母親生病時的灼熱，恰好成了個反比例。這冷，直冷入我的心坎。我是比你母親生病時更加倍的恐慌。立刻，毫不遲延的出外去替你延醫。

醫生來給你診了脈，說這是流行性感胃，並不是發痧，我的心纔放下了一些。但他的另一句話卻驚動了我。他說你的身體非常軟弱，必須要好好的保護，不要讓外邪侵入，否則難保不發生其他的疾病。我相信他這話是真實的。因為我的身體從小就很壞，結下來的果實一定也不會健全。我不禁又多了一重心事。

當晚，我們煎了藥給你吃。你真可愛，吸着匙裏的藥汁像吸着你母親的奶汁一樣，一些都不嫌苦。從你的臉上，我能找出四五歲的孩子都不會有的表情來。

第二天，恰好是星期，我不出去，你的病也好了許多，依舊會嬌憨地笑會睜着烏溜溜的眼珠瞧人了，我心裏很快樂，便出去買了一捲軟片來，叫你母親抱着你，在院子裏的陽光下，替你拍了幾張照片。啊！誰知道這幾張照片，竟成了我和你永訣的紀念呢！

也不知是誰的錯誤。總之，我和你母親都應該分擔一半的過失。第二

次復診的時候，我們因為想省幾文出診費，便抱着你，坐車到醫生那兒去應診了。那天的天氣非常熱悶，雖然是薄暮時候，坐在車上，也覺得昏昏沉沉的，眼前似乎蒙着一層霧障。我那時心上就飄過一個不祥的念頭，深恐這樣的天時，也許要影響到你的病體。果然，從醫生處回來後，你的病勢便變化了。先是瀉，接着便嘔吐，不但把藥汁全嘔了出來，連你母親餵你的奶汁都嘔出了。我們全慌了手脚，只得連夜再去請醫生。

醫生來了，把了你的脈，眉頭便皺了起來。他怪我們太不小心，說你現在已染上急性霍亂，無法救治，連方子都不肯開。後來經不起我們哀求，纔勉強開了張藥方，還說要等藥吃下去後，不再嘔吐出來，纔有希望，否則仍舊是保不住的。

當夜下了一場雨，那瀟瀟的雨聲，分外增加了我們的愁悶。整個晚上我和你母親兩人都沒有合過眼，只是瞧着牀上的你。你有時昏昏的睡着。有時醒了轉來，悲啼着在牀上翻來滾去。我想像到那可惡的疫苗怎樣在絞痛你的腸胃，

我的心差不多要撕裂了開來。我和你母親兩人互相埋怨着。但這埋怨又何補於你的病體呢！已經做錯了的事是挽救不來的，我們只有捧着顆創痛的心，眼睜睜的瞧着死神來收拾你的生命。

因為辛苦了一整夜，黎明的時候，我剛正朦朦朧朧的有一些睡意，忽然，你母親失聲驚呼了起來：

『啊！怎麼了？』

我本能地驚醒，抬頭瞧了瞧你，不禁嚇得跳起身來，親愛的孩子，你的形狀完全變了。活潑可的眼珠上，蒙了層白翳，大張着口，手脚全癱攣地屈曲着，離開死只差還有一口氣。

我瘋狂地開了房門，跑到院子裏去。院子裏的地上還留着隔夜的雨。一陣初次吹起的凜冽風撲到我身上，使我止不住打了個寒噤。我呆住了。我將要跑到那里去呢？把你病危的消息告訴一切人嗎？有誰來聽我的？找個人把你從危亡中拯救出來嗎？有誰能救你？我木然的有站在秋風裏，讓露水沾濕我的衣服

，像完全失去了知覺。

雖然你的生命已到了極危險的境地，但只要一口氣在着，我們總不肯絕望。於是一方面接受了鄰婦的意見，喚一個理髮匠來替你推拿筋骨，一方面又雜藥亂投的希望能把你的遊絲似生命續起來。爲了你的病，我連辦事處都無心再去了。我寧可給生活逼死，卻不願捨棄你這可親可愛的小天使。真的，你在我的生命裏所佔的地位怎樣重要啊！

這一天，完全是在愁慘的空氣裏過去。到了晚上，你母親又聽了鄰婦的話，買了許多香燭紙錠來，挾着你常穿的一件衣服，到院子裏去幹「叫魂」的把戲。我獨自坐在房裏，看守着牀上離死只去一間的你，你母親呼喚你的聲音，不時傳進我耳裏來，一下下像鐵鎚似的擊痛着我的心。啊！親愛的孩子，你果真是有靈魂的嗎？如若有的，怎麼聽了你母親這樣淒厲的呼喊，還忍心不回到你自己的軀殼裏來呢？

一切都絕望了，你終於在午夜裏斷了最後的一口氣。你是死得很平安的，

雖然面色消瘦得可怕，卻像在安睡一樣。你母親伏在你身上，哭得暈了過去。我瞧着她，又瞧着你，一縷悲酸的感覺飛上我心頭；我的眼前模糊了，身體像落下了萬丈的深淵。這是我第一次認識死的權威，第一次明瞭生命裏有這麼多的悲劇。我這時的情緒，正如託爾斯泰當他的哥哥尼古拉死在他臂上時一般。

啊！親愛的孩子，你既然要逝去，你又爲什麼要求？爲什麼要使你母親受盡了痛苦，卻把一個不可磨滅的感傷的印象，深深烙在我和她的心上？我愛你，我又恨你，我更不能不痛悼你。我忍不住第一次爲你揮灑了我男性尊貴的眼淚。

在你死後一天的早上，我和你母親正爲你的身後事忙碌着，督促幾個夫役把你的屍骸裝進小棺材裏去的時候，忽然有一傳朋友來訪我，並且帶來了他的Violin。他原是精於音樂的。前幾天，我曾把替你拍的照片交給他洗，現在他就爲我送了來。我瞧着你的照片，你是依舊在嬌憨地笑，依舊在睜着烏溜溜的眼珠瞧人，誰想得到僅僅不過幾天工夫，你就會像曇花一現似的消逝了呢！我不禁又要哭了。勉強噙着淚珠，把你的照片藏了起來，不敢給你母親瞧見，

恐怕引起她更厲害的感傷。

汽車來了，我扶着你母親上車。同去送你的還有我的那位朋友。他在你生前也曾見過你，並且也很是愛你的。我們緩緩地跟在你的棺骸後面，一直把你送到萬國公墓。

瞧着夫役們把你的棺骸埋葬好了，又在墓頂上獻上了花圈，我便要求我的朋友爲我拉着 Violin，輕輕地，輕輕地，在你的墓前唱起輓歌來。

你的生命好似秋風裏的一瓣落葉，

飄去了，飄去了，更沒有痕跡！

只剩下我們兩個創痛的心，

在寂寞的暗夜裏伴你的屍骸哭泣！

這一抔黃土喲，便是你埋骨的所在，

年年今日有我們在你的墓前低徊。

我們的淚珠將要變成瑰奇的花朵，

伴着你無罪的靈魂在墓中安睡。

Violin 的調子是悲涼的。我的聲音是顫抖的。唱着唱着，在旁邊聽的人都把衣袖揩着眼睛，連那管墓的老頭兒眼裏也有了淚水。你母親是在大哭了。就這樣，我們送了你的葬。

自從你逝去以後，我們的生活是空虛的，落寞的，沒有一絲歡樂存在我們的中間。有時你母親把你的遺物翻檢了出來，那曾經你佩帶過的金手鐲和金鎖片，落在她眼裏，便要哭上一整天。有時我們兩人默然的對坐着，過一會，各人的面上便都不覺的有了淚痕，實在，你的死，對於我們，是怎樣嚴重的一種損失呵！

時光過去得飛快，轉眼間你死了已有整整的一年。這一年裏，到處都鬧着洪水，鬧着刀兵，死在這洪水刀兵裏的人，不知有多少，但我卻無暇想到他們，只是時刻念念不忘於你。前天晚上，我和你母親一同去觀電影，那天映的是一部國產影片，名叫「母性之光。」這是一部具有前進意識的作品，每一幕都深

深感動着我。而最使我感動的，還是末後那覺悟了的母親抱着她亡故的女兒在人前歌唱的一幕。悲涼的音樂，悽愴的歌聲，迴旋在我的耳裏，迴旋在我的心上，使我想起一年前我在你墓前歌唱的景象來。我的眼前模糊了，瞧不清銀幕上在搬演些什麼。回顧你母親時，只見她不住在座位上搖動着身體，似乎要暈將過去。我知道，她內心的傷痕又被觸動了。

從影戲院裏回來，你母親又有了病的徵象，偏偏這時我把來藏着的你的照片，又被她翻了出來，她更傷感了。我怕她住在這裏，觸景傷情，身體更要變壞，只得把她送到她母家去，使她改換一下環境，可以好一些。現在伴着我的只有一隻昏黃的孤燈。寂寞的夜晚上吞吃着我的。凜冽的秋風在吹打着我的身體。我提着筆，寫這封信給你，熱淚忍不住如線似的從我眼裏落下來，滴濕了面前的紙。親愛的孩子，你在天國的靈魂可安逸嗎？我代表你的母親在這里問候着你。

二十二年，八月廿八日，亡女逝世週年祭日作。

棟樹港的一夜

一九二七年的夏天，一個像歐洲中世紀似的黑暗時代，在我的故鄉展開。

所有曾經斂跡了一時的殘餘封建勢力，互相聯合着向新潮流進攻。在這進攻中，歷史的車輪暫時停滯着，不再轉動了，而做爲時代發動的引擎的青年，則多數被獻上祭臺，當了犧牲的羔羊；沒有被獻做犧牲的，也都不敢再在家鄉停留，紛紛離別了相依如命的可愛的家庭，流亡到他鄉外縣去，過着淒風苦雨的漂泊生活。

正當求學時期的我，也被這流行的恐怖空氣沾染上了。雖然我素來只知道在書本中討生活，和當地的土豪劣紳並沒有結下什麼冤仇，不過在那些宛似瘋狂了的大人先生們吃人的眼光下面，也不自主的感到顫慄，直覺着生命的危險和沒有保障。於是，縱使萬分不願意離開家庭，也不得不勉強獨自出來，過流

亡的生活了。

小火輪「嗚嗚——」的拉着回聲，衝破了混濁的河水前進。我站在船尾上，眺望着漸漸向後退去的家鄉，不禁發生了一種淒然的情緒。這並不是我第一次出門，離別在我本可以等閒看過的。但因為是由時代驅使而非出自本心，再加上對於前途有一種渺茫的感覺，不知幾時纔會再回到故鄉來，和家中人團聚。所以，對着兩岸的桑田，也忍不住擠出了幾點眼淚。

半圯的城牆在我眼裏顯出一種可憐的黯綠色。那上面到處都曾印過我的履痕。我還記得童年時在城上放紙鳶的情景，這一片城牆幾乎成了我的樂園。但現在時代變了，年光如水似的在暗中流去，我已長成得這麼高，而城牆也不知經過幾度滄桑，城磚多半被人偷去，做了造屋的基石，城上已成了牛羊踐踏的所在了。將來還不知要經過幾度變化。正如我不知道命運的鐵掌將如何播弄我一樣！

我愛這一片城牆，可是我卻又非常厭惡這城牆裏所有的人。像從一個大夢

裏醒來似的，始終在朦朧中過着生活的我，現在也開始有了追求光明的意識了。

船上充滿了各式各樣的人，捲烟和劣等板烟的氣味佔據了整個船艙，使人吸不到一些新鮮的空氣。這些人都是可厭的，縱使他們的衣服面貌各不相同，但他們卻同樣的有着一顆損人利己的心，便是從他們的談話裏面，也可以領會到一種鉤心鬪角的意味。我不慣聞烟的氣息，我更怕和這些人在一起並坐着。我寧願獨自站在船尾上，受烈日的薰炙，聽被艙中人賤視的在烟篷上的鄉農的閒談。那些談話都是直率的，沒有機詐的，他們所告訴我的都是真實的人生經驗。僅僅聽一句的所得，已比聽艙中人百句的有益。

晌午的時候，小火輪在陳鎮停住了。這是距離縣城約有三十里的一個大鎮，商業和城裏一樣繁盛，城裏財貨的流通，有一大半是仗這個鎮做尾閘的。所以上落的人也比別處為多。船還沒有靠近埠頭，一片嘈雜的聲音，已喧聒得空氣非常緊張。岸上的小販，紛紛把盛着食物的籃桶，繫在竹竿上，送到船窗口

來出售。有幾個會泗水的農家孩子，更頂着籃，拍着水，靠近船舷來。我本來站在船尾上的，這時因被上落的人佔據滿了，只得退回艙中去。同時，不禁想起離此七里棟樹港的一位姓金的朋友來。

金是我的同學，全校中只有他一人和我最是莫逆。他爲人很忠厚，素來不喜和人爭論較量什麼。但性格卻又非常爽直，只要眼裏有什麼瞧不進，嘴裏一定要說出來，而且毫不吝惜使用他的言語，好像爲了真理，便犧牲了他的生命也不在乎一樣。這一種性格應用在學校裏還不打緊，應用到社會上來卻是很危險的，何況是在眼前這麼黑暗的時代裏。我想起他，我不禁爲他的生命擔心了。我開始動了一個去訪他的念頭。好在我這次流亡出來，本沒有什麼目的，學校在這紊亂的時局裏，一時也沒有開課的希望，我是隨處都可以安身的。於是，我便犧牲了還有一半行程的船票，當船開到棟樹港的時候，搭着跳板，踏上岸來。

一上岸，我便被一種特殊的鄉村氣息迷惑住了。這裏的空氣是新鮮的，人

物是淳樸的，景色是美麗的。久慣在都市和城中生活的我，一旦走進這鄉村來，彷彿一個被關在黑獄裏的囚犯受了釋放，開始和光明接觸一樣，眼前覺得一亮，精神也非常舒適。我不自覺的一逕向前走去。沿途到處可見彎着腰在田裏插秧的農夫，耕牛在高處茅亭裏拉着轆轤車水，黃狗追在我身後叫，一些女人小孩站在門前，用驚疑的眼光望着我，似乎詫異怎麼鄉村中會忽然來了這樣一位生客似的。

走到了一口井畔，一個擋路的石碌礮使我立住了脚步。我突然醒悟了過來，不禁暗自失笑了。這地方我從前並沒有來過，金住在那里我也不知道，這樣盲目的走着，我究竟要往哪兒去呢？我回轉身來，恰好有一個荷鋤的農夫從我身旁經過，我便向他問起了金的住址。

『不遠的，就在那邊。』他指着左首一堵高大的白堊牆說。那里周圍植着有幾株銀杏樹，並且有許多鳥，圍繞着樹飛叫。

我謝過了他，同時又忍不住要笑了。我怎麼忽然糊塗了起來，金是個有家

產的人，當然不會像那些三瓦兩舍的農人們一樣，我只要迎着高牆走去就得，又何必多問呢。我照着那方向走着，心頭微微覺得安慰。看起來，金並不如我所預料那樣的危險，到底鄉村裏的人沒有城市裏的人機詐，不會把坑害他人當做一樁樂事，金的那忠厚的天性，和這淳樸的農業社會，倒是非常調和的。今晚上，我們一定可以剪燭西窗，共話別後的情況了。

我愈想愈是快樂，不覺就走到了牆門前。這裡住着的人家有許多，自成一箇村落，還有兩三家出售日用雜貨的商店。不久以前我曾接到金寄來的報喪的訃聞，知道他新死了父親，他自己正在喪居守制期中。所以，我一走到那地方，第一件事便是尋找門楣上釘着麻布的人家。這是很容易找到的，我輕輕在那門上叩了兩下。

門開了，開門的人正是金，他似乎想不到我會突然在這時跑了來，一時間竟怔住了，握着我的手，許久說不出話。半晌，纔進出了兩個字說：『啊！你。』

我的情緒也興奮到了極點，胸頭彷彿堆積着許多話，要向他傾吐一個暢快，我想告訴他，那些殘餘的舊勢力是怎樣可惡，而那些被獻上祭臺當了犧牲的羔羊的青年又是怎樣可憐。我更告訴他，我怎樣從朦朧的夢裏醒來，現在思想上開始有了劇烈的轉變，充滿了我心中的全是熱情，全是追求光明的意識。但對着他，我卻也和他一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我開始被他接待到客廳裏去。客廳的面積並不大，迎面泊是一片白的靈幃。偶然一陣微風拂過，露出了幃裏的棺木，那景象非常蕭索。我默默的在靈位前致了敬禮。我的眼前彷彿有許多被犧牲了的青年的影子在浮動，那裏面不少是我所熟識的。一種酸楚的感覺通過了我心頭，我的眼圈紅紅的，我忍不住要哭了。

金還和在學校裏時一樣慇懃，他知道我在船上尙未用過飯，便吩咐家人開出午膳來。他陪伴着我，瞧着我用膳，一面又和我談了許多話。從他的話裏，我纔知道他近來的境况很不佳，沉重的負擔從他父親手裏移到他肩上，壓得

他喘不過氣來，而他又很少應付的能力。他們這一家，是正在向沒落的途中進行着。對於他的境遇，我只有同情。但同時我也不禁有些詫異。金的性格顯然是有變化了。他雖還和從前一樣忠厚，卻已不像從前那樣心直口快，現在是每一句話裏都有含蓄，比從前懂世故了許多。現實的生活陶鎔一個人真是厲害，牠能使人脫胎換骨的另變一種形相。不過我卻不能不代他歡喜，這是足以使他在這黑暗的時代裏自脫於禍的。至少，我從此可以不再爲他的前途擔心了。

午後的消遣是一局棋，但我們的心情卻並不放在棋上，在下子的時候，我們仍舊談着話。金看過去還非常年青，正和他在學校裏時一樣，不過談吐中間已活像一個中年人。他的熱情被生活遏抑住了，他不僅具有着中年人的頹唐氣象，而且對於柴米瑣屑等類的事，比不論什麼人都知道得清楚。我對着他，不禁起了這樣一種感覺：他的人情實在比我練達得多了。

這真是一個幸福的下午，在我的生命史裏最足紀念的。金的慇懃使我完全忘記了我是正過着一種流亡的生活。我在那屋裏洗過了澡，日腳已經偏西了，

便和金一同到田野裏去散步。天邊耀着緋紅的霞彩。和暖的風微微的吹拂着。農家的屋頂上豎着炊烟。一羣雞雛在麥場上用腳爪翻着泥土。遠處有牧童騎在牛背上唱着山歌，牛蹄踏過了田塍，踏過了墳墓，踏過了草地。一切是都融合在一種和諧的情調裏。我和金俯仰在這美麗的大自然之間，我的心只覺得冷颼颼的，我第一次認識了生命的奧秘。

從田野裏回來，我們便攜了兩把藤椅，到屋後去納涼。屋後有一棵合抱的老槐樹，槐陰蔭覆着的圓徑有幾丈寬闊。我們坐在樹下，聽着聒耳的蟬聲，談着眼前的政治。一道青春的光線閃過金的面部，從他的面上，我又發見了他已失去的熱情。但這熱情的光芒不過一刻便消逝了。他已經不是兩年前學生時代抵掌雄談的他。便是我，又何嘗是那時的我呢？在事實的面前，一切善於空談的人，是都只有顫慄的分兒的。

天還沒有暗，但團圓的明月已高高地懸在空中。對着這一輪透明的沒有一絲翳障的月亮，我胸中的思潮，不禁如烟似的浮起。我想到了中國的前途，中

國的前途是也和這一輪明月一樣，可是現在卻被灰色的雲翳重重包圍着。要到幾時這月亮纔會衝出雲圍呢？我忍不住低下頭，輕微地歛歛了。

驀地一陣嘈雜的聲浪闖起在我們耳邊，狗叫聲，孩子們的呼噪聲，雜然並作。我詫異地停止了說話，側着耳，從喧嚷中探聽事實的真相。過了許久，纔聽到比較清晰的兩句：

『看瘋婆子喇！看瘋婆子喇！』

我不自覺的站起身來。我的意識彷彿在告訴我，又有一幕人世間的悲劇，將在我眼前出現了。我回過頭去瞧金，金仍舊坐在椅上，但眼裏卻閃着奇特的光輝，面部也浮現了異樣的微笑。他喃喃地說：

『又是她，她又來了。』

『誰？你認識那個瘋婆子嗎？』我更加驚詫了忍不住向金問。

金並不回答我的問話。他立起來，挽着我的手，便向屋前走去。屋前的廣場上，圍着烤棧一圈人，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全有得在那兒。被包圍在這中間

的瘋婦，是一個年輕女人，一張瘦削的瓜子臉上塗滿了泥污，頭髮亂得像飛蓬一樣，姿色卻還不錯。她踞坐在地上，破爛的衣服前後披散着，身旁擱着一捲裹了敗絮的破蓆，和一隻缺口的瓦罐。她的面部現着一種幽怨的表情，眉宇間凝結着憂鬱，好像心頭有什麼隱痛蘊藏着似的。

我開始有些憐憫她了，正如憐憫着一個將被宰割的弱小的生物。在我眼前踞坐着的顯然是個人，她和一切的人同樣地具有着生命。但現在，她卻成了供人笑樂的工具了。她的神經雖然錯亂，不過沒有忘情於她的生命卻是很容易看得出來的。我瞧着她身旁的那破蓆，那缺口的瓦罐，心頭只覺得痛楚，恨不得擠進這漠然的人羣中去，援引她出來。

可是，周圍的人卻不能像我一樣，具着寬宏的同情心。他們笑她，罵她，年輕的女人向她披着嘴，孩子們刮着臉羞她，有的且把石子泥塊扔到她身上去。似乎她的身上負有千百種的罪惡，無窮盡的過失，任怎樣都不能博取他們的寬容一般。

在人們的笑罵中間，那瘋婦突然從地上跳了起來。她的眼珠凸出着，面上露出可怕的猶笑，恨恨的做着手勢，怒吼着說：

『殺！殺盡你們！』

那聲音裏包含着強烈的憎恨，使我聽了內心都感覺顫慄，忍不住向後倒退了兩步。我相信，如若這時她手裏有什麼兇器的話，她一定真的會演出殺人的慘劇來的。但圍着她的人們卻並沒有受什麼影響，而且笑罵得更厲害了。這舉動，加重了那瘋婦神經上所受的戟刺。她散下了手，呆瞧着在她身旁的人們。怒火燒紅了她的眼睛，她驀地張大了口，露出巉巉的白齒來，聲音像夜鳴的怪鳥似的說：

『吃！吃掉你們！』

終於有幾個小孩子被她那模樣兒嚇着了，「哇哇」的哭了起來。這使所有的人都動了公憤，他們不再站在一旁笑她罵她了，一致伸出手來對付她，拳頭像雨點一樣的落在她身上，打得她抱着頭，蹲在地下，哀哀的哭泣着。聽了她那

凋楚的哭聲，我的心只覺得撕裂似的發痛，我真想拚着櫻犯衆怒的，把她從人羣的圍攻下拯救出來。

在領受了人們一頓拳打腳踢以後，她開始堅決地站起身來反抗了。也不知道她從哪兒來的一股力氣，站在她身旁的年輕力壯的農夫，竟被她推到了兩三個。她把那捲破蓆挾在腋下，一手拾了那隻缺口的瓦罐。便衝向右首飛跑。圍着她的人發了一聲喊，紛紛跟在她後面追了下去。眼前仍舊剩下了一片空虛的廣場，好像什麼事都沒有在這里發生過似的。

天已經漸漸的黑暗下來了。

我站在金面前。金的面上一仍浮着微笑，但我卻從他的微笑背後，瞧出了一種沉痛的神色。他仰向着天空的明月，長嘯了一聲。忽然又低下頭來，柔和地問我道：

「你知道她是怎樣瘋的嗎？」

「不知道，但我瞧她一定是受了重大的刺激，纔神經錯亂到這一地步的。」

她的面上有一股怨氣，也許是有什麼慾望不會遂她心願的緣故。」我回答着。

金點點頭，似乎稱許我眼光的尖銳。他無意識的在廣場上徘徊了一會，又走近我身邊來，歎息了一聲說：

『在我眼裏所見到的女性，意志都太嫌薄弱了些，她們常會因一時的迷惑而摧殘了自己終身幸福的前途。像她這樣具有生鐵般堅強意志的女性，我實在很少瞧見過。可是她偏偏又生長在農村，生長在周圍都是吃人禮教的環境裏，一毫自由意志都不容許她施展。終於演成了這樣一場悲劇，她所愛的人被害了，而她自己也發了瘋。說起來着實可痛哪！』

我的興味被他的話引起了。我是最喜歡聽別人的故事的人，尤其是含有沉痛的情節故事。我忍不住向金說道：

『你何妨把她的故事告訴我一些呢。』

金答應了，但他卻說：『這話長得很，我們還是那邊去坐着談罷。』

於是，我們便重新向屋後走去。槐陰陰覆着的周圍，已完全黑暗了，兩把

籐椅還文風不動的擺在那里，蟬聲仍舊斷續地響着，金到屋裏去搬出了一隻茶几和一套茶具，先給我沖上一杯茶，又自己喝了幾口，潤一潤咽喉，便滔滔的和我述說起那瘋婦的故事來。

『這事情實在是很可痛的，做着這悲劇主角的她，還是租着我家的田耕種的一個佃戶的女兒。她姓王，名字叫翠娥，但人們叫他時卻都叫她的小名阿翠。我認識她還遠在幼小的時候，那時我記得還曾和她在一起玩過。她從小就生成一張削骨臉，而且老是哭喪着。許多人都不喜歡和她親近，所以也就沒人認識她那意志堅強的個性。』

『她的家就住在對河，那地方你也許沒有去過，從這里到那邊沒有橋，過去是需要擺渡的。但那邊實在是一個很繁盛的村落，比這里熱鬧得多。她的母親早已死去了，也沒有什麼兄弟姊妹和她作伴，只有一個老邁的父親，和她一同過着困苦的生活。每天，她的父親出外去種田，她便在家燒飯洗衣，料理家事，她的年紀雖然輕，人卻是很能幹的。』

『我小時常常和她見面。那時我們有一種玩意，每當水淺的時候，便把木盆當做船，門門當做划槳，在河裏幹着擺渡的勾當。她總和我並坐在一起。但我逐漸長大了起來，我便不再常和她相見了。有時她偶然在河埠頭洗衣，我們四目相對着，也誰都不招呼誰。實在，她是個佃戶的女兒，而我卻是個地主的兒子，我們間無形的有一條鴻溝，想招呼也是不可能的。』

『可是，不論她的年歲怎樣增加，她卻始終哭喪着臉，好像有無限憂鬱的心事埋藏着似的。據住在她鄰近的人說：他們幾乎從沒有瞧見她開過一次笑口。她的性情是怎樣怪僻，沒有一個人能和她談上兩句以外的話。這便使她自己陷入了孤立無助的境地。就是後來這一場悲劇的造成，也大半要歸咎到她那種生成的怪僻性情的。』

『你還記得我們從前在學校裏時的情形嗎？那時我們所討論着的，所追求着的，差不多都不能離開異性的身體。實在，一個人在春機發動的時期，情慾的要求總佔據了生命中大部分的地位。這一種自然的趨勢，當然也不是長成爲

一個青春少女的她所能避免。很久以前我就聽到了一種流言，說她和住在離她家三里外張堰的一個木匠名叫炳發的有了交情，我初次聽着這流言時，頗笑牠的無稽，因為她那種落落難合的性情，決不是任何一個男人所能輕易引誘。何況村裏也並不缺少身強力壯的年輕人，她又何致結交到三里外的一個木匠身上去呢？

『但不久，事實便顯明地擺在我面前了。素來不喜歡修飾老是哭喪着臉的她，這時卻扎括得像花鵪鶉一樣，臉上開始有了胭脂香粉的痕跡，而且會得人發出輕盈的淺笑來。接着，那使她顛倒的男人，木匠炳發，也為我所見到。他的相貌並不怎樣高明，蒼黑的面容，高個兒的身材，手脚全是很粗笨的。這樣的一個人，使我很難相信他身上會具有令她醉心的地方。

『對於這幼年的小伴獲得了甜蜜的幸福生活，我是只有暗暗的代她歡喜。

我生平最大的願望，便是使一切人類都能享樂他們的生命。雖然黑暗的時代常常做着我的絆腳石，而我的生活和這願望也處在兩極點的地位，但我卻時刻都

預備着爲實現這願望而把我的生活在另一個時代裏做光榮的一擲。所以，每次當我遠遠地瞧見臨流的柳樹下，有他們的影子雙雙並立着時，我總很知趣地避了開去。同時，心裏並暗暗爲他們祝福。

『可是別人的眼光卻不會和我一樣，在他們周圍的環境，差不多每一個角落裏，都充滿了黑暗，那吃人的禮教魔鬼正向他們露出猙獰的面目，並且磨厲着牠的爪牙，預備一下子攫住他們，把他們連皮帶骨的吞嚥下去。這僅就流言漸漸的變成了詆毀和攻擊一點上看，便很容易看得出來的。』

『說起來，我實在不能不佩服她的勇氣，大多數的女性和男人結上了私情，總取着一種穩瞞的態度，不敢彰明較著地在人前露出痕跡來。而她卻不這樣，她從來不瞞着人，在暗地裏幹偷偷摸摸的勾當，到處都顯示着她的光明。幽會這一個名詞，在他們間是不存在的。不論在他們面前的人是怎樣多，他們一樣能在街道上，在柳樹下，如若無事地談着話。她只差沒有拉着那木匠，當着所有的村人們說：「看呵！這就是我的男人。他是我的希望！是我的生命！」』

『也就爲了她的態度太過光明，於是，詆毀攻擊她的人，便愈加增多了起來。最初不過是一些上了年紀的口碎的女人們，當做閒話在口裏講。接着，男人們也都批評她太不要臉了。這是比較地有力的。末後說話的卻是村裏的年輕男人們。他們差不多都帶一些共通的妒忌心，爲了她的姿色不錯，或者是想她未能得手，這時便乘機把他們的下意識完全發揮了出來，說她縱使想偷漢，也不該拋棄了村裏的人不偷，去偷三里外做手藝的木匠。他們的態度非常堅決，連村裏的小孩子都受了他們的影響，每次瞧見她和那木匠炳發在一起時，便都刮着臉羞她。』

『但她卻仍舊抱着大無畏的精神，進行她的戀愛，並不因攻擊她的人多而稍形畏縮。事實上，她顯然是還想用和炳發親密的情形來反抗那些攻擊她的聲音。這種對舊道德露骨的叛逆行爲，引起了不少人的憤怒，同時卻又無法可想，因爲不是她的直系尊親屬，是沒有過問她事情的權利的。於是，那些人便改變方式，把壓力加到她父親身上去，天天都向那老頭子絮聒着，不論是在田

野裏，在茶棚裏，只要他一歇下來，便衆口同聲地訴說她傷風敗俗的行爲。說得那忠厚的老頭子心裏非常厭煩。雖然家裏的事樣樣都少不掉她，也只有硬着心，四處托人作媒，預備把她嫁出去。

『八字是開出了，卻沒有一個人肯接受。一半是據算命的說她命運壞，一半也多數知道她過去的行爲，誰都不肯把一頂綠巾攬上身來。最後，還是村裏人怕她嫁不出去更要放浪，恰好對河這里，有一個年輕的農夫，很是愛慕她，於是，便草草的把他們撮合了，完成了她一條終身大事。』

『爲了要防免一種或然發生的事變，雙方全很快的下盤行聘，很快的訂定了成婚的日期。村裏人像把她和那木匠炳發拆開這事當做一樁極大的愉快似的，臨到她成婚那天，紛紛擠到她家門前來，瞧做了新嫁娘的她，到底是怎生一個模樣，是不是在反抗哭鬧。這真是誰都料想不到的，她竟出乎意外地安靜，連平常女孩兒家出門上轎時的哭聲都沒有。因此，便有一些人在這樣想了：那新郎的相貌很不壞，人也很能幹，比起她所結識的那木匠炳發來，要超出不知

多少倍，也許她心裏早已萬分情願了。作着這樣想念的人，反不禁暗暗羨慕她的幸福。

『可是，誰又想得到呢？她嫁是嫁過去了，卻抱着個極固執的念頭。第一夜就把房門關得緊騰騰的，不許那新郎進房來。後來經了許多人的勸說，纔勉強把新郎容納了，卻仍不許他近身。她把一牀被拋給他，自己卻另外裹了一牀被睡。那新郎初時還原諒她，領受了好幾夜孤眠的况味。最後，一種不可遏止的情慾，在他身內衝動着，他終於忍耐不住了。於是，有一夜，他便不問她同意與否，虎也似的撲到她身上去。這就使他發見了一件奇蹟：她貼身所穿的衫褲竟用針線密密的縫着，連一絲隙縫都沒有。』

『她是這樣爲那相貌不揚的粗笨的木匠炳發守着一種愚貞，消極地拒絕了她年輕貌美的丈夫。』

『同時，在另一方面，那被外力硬拆散了愛情關係的木匠炳發，也仍舊不能忘情於她。每天，一到夜裏，當村裏人都熄燈睡了的時候，他便偷偷跳上渡

船，獨自划過對岸來。有時渡船恰好在對岸，他竟會不顧身上潮溼的泗水過河。一過河，他們倆便可以重溫舊夢了。任憑她夫家的人管束她是怎樣嚴，她卻仍舊能用各種巧妙的方法偷跑出來，和她的情人相會，訴說彼此的情愫。

『也是這樣一個夏夜，月光非常明朗。似乎注定了有一些事情要在這夜裏發生似的，她丈夫一覺睡醒轉來，便發覺牀上不見了她。他原是個機警的人，於是便不動聲色的，悄悄走出門去，尋找她的蹤跡，尋找了好一會，終於被他尋着了。他看見：在那銀色的月光下面，有兩個赤裸的身體，躺在一個稻草堆後邊……』

『這景象，是誰都不能忍受的，何況是一個佔有慾很强的青年男人。尤其只要一想到那屬於他自己所有的始終摒棄着他連肌膚都未許他一見的女人，現在卻瞞着他，把全身都呈獻了出來，供另一個人狎玩，已足使他心裏的無明火冒穿了頭頂。立刻，他毫不遲疑的跑回去，喊醒了村裏所有的人們，把這一對在月光下偷情的男女，雙雙裸體捉住了。』

『沒有一個人不切齒痛恨他們破壞了善良的風俗，沒有一個人肯饒恕他們這對舊道德叛逆的作爲。儘管所有的材人們，在暗中都會幹過些不可告人的勾當，但他們卻會擺出儼然的面目來，執行這一對光明的男女的懲罰。他們七嘴八舌的龐雜地討論着。怎樣處置這一對在他們心目中是犯罪的男女。有的主張掘一個土坑，把他們活埋；有的主張由本夫動手，把他們雙雙砍死；有的主張在他們身上縛上石塊，把他們沉下河去。可是，這些主張沒有一個行得通。原因是由於那做丈夫的一直到這時還有些愛他的不真的女人。他驚眩於顯現在銀色的月光下的她肉身的美麗，他不忍把她處死。這便使那些好事的村人們暫時感覺束手了。終於，他們在無辦法中想出了一個辦法，那就是先處死了那木匠，再慢慢的想法處置她。』

『一個巨大的顫慄降到了那木匠炳發身上，他知道，他的生命已臨近危險的境地了。即刻，他便號哭了起來，他跪在地上，卑微得像一個可以給人一脚踏死的螻蟻一樣，盡他所有求生的本能，把高貴的稱呼，加到那些站在他面前

用憎惡的眼光注視着他的人身上去，哀哀的籲懇着，請他們饒恕他這過失，高抬貴手，放鬆了他，並發誓以後脚步決不再踏到這所在來。他的言語說得非常卑下可憐，但卻不能打動那些殘酷的村人們的心。終於，他被三個結實的漢子，把粗大的藤繩，圍繞在頸頸上，拖到一個濃密的樹林裏去了。接着，便發出了一聲絕命的哀呼。

『那慘厲的動人心骨的呼聲，在月光下靜寂的空氣裏，繼續了許久。應和着那呼聲的，是做着案中主角的她的一聲怪叫。她掙扎脫了拉住她膀臂的人，披散着頭髮，赤裸着身體，在銀色的月光裏，像一尾小銀魚似的跳躍着，奔到那樹林子裏去。但已經遲了！事實已帶走了她的希望。她看見：一刻前還生龍活虎般和她在一起的那木匠炳發，這時卻獨自倒在樹林裏，頸頸全被藤繩掩蔽着，一條長長的舌頭吐出在口唇外邊。只一接觸着那慘象，她便銳叫了一聲，倒在地上，昏暈過去。到她醒了轉來，她的神經已起了重大的變化，她瘋了。

『她瘋了，於是本來還預備想法處置她的人們，便也歇下了這條心，但他

們還不肯寬恕她，她的夫家因不願容留她那樣一個瘋子，已把她逐了出去，這就造成了那些人殘酷的消遣方法。他們不許她回到她自己家裏去，不許河裏的渡船渡她過河，儘讓她在這一帶漂流着。有時也用一種在同情以外的心，佈施些她一些剩飯，有時則惡諷地遞給她幾個泥塊。她卻不論是飯，是泥塊，都同樣能嚥下喉去。

『自從她瘋了以後，她的父親也曾過河來探望她好幾次。每次，他都因瞧不過她那受人凌虐的形狀，要把她帶回去，卻又每次都被那些好似別人的難堪爲快樂的村人們阻止了。他們向他開陳了一番大道理，說嫁出的女兒好比潑出的水，沒有得到她夫家的允許，是不能隨便攜回去的；同時又唆使她夫家出面，不許他攜回。終於，那忠厚的老頭子，也只有淚眼婆娑的獨自搭着渡船回去了。但他畢竟還不忍就此放下他這獨生的女兒。於是他便哀懇那些村人們，讓他供給她一些生活上所必需的物品，那禦寒的敗絮破蓆，那盛食物的瓦罐。而那些村人們呢，只要是在不妨礙他們享樂的範圍以內，對於這要求，是可以相

當容納的。

『就這樣，她一直到現在，還在一種瘋狂的狀態下，過着漂流的生活。』

金用他所特有的感傷氣分，和藝術化的言語，述完了這一篇悲慘的故事，便黯然的低下了頭。一種不快的雰圍氣，在我們中間佔據了許久。我惘然的抬起眼來，向天邊瞻望：夜幕已經深深的覆蓋下來了。月亮卻高高地懸在空中，吐着瑩潔的光輝，似乎在嘲笑下界的黑暗，並表示願意把牠的光明來刺破人們被塵俗蒙蔽的心靈一般。我不禁又想起那瘋婦了。我的眼膜上開始浮現了她的影子，我彷彿瞧見她凸出了眼珠，用一種包含着強烈的憎恨的聲音，恨恨的怒吼着：『殺！殺盡你們！』吃！吃掉你們！』我顫慄了。從她的身上，我宛然瞧見了一切把生命犧牲在大時代裏的女性的典型。那些人，雖然都已像夏夜天空中的流星那樣的一顆顆的隕落，但她們的精神是永久充塞乎天地之間的。並且，我還隱約聽得出那流星隕落的地方土地在咆哮，整個地球要在這黑暗的時代壓迫之下翻身。

我和金一同站起身來，在那宛似籠着霧樣冰綃的銀色月光照臨下，半意識地向前走去。用着同一的步伐，同一的心靈。我們的心裏都充滿了感傷，爲了那魔鬼橫行的世界，也爲了那追求光明反被驅迫進了更深的黑暗裏去的人們。我們走着走着，不覺已走到了我來時的河邊。我轉動着我的身體，瞻望這棟樹港的全部姿態。月夜的棟樹港是美麗的：一切都墜入了死一般的寂靜裏。農家的屋頂上，發着灰色的光。那曾有耕牛的足跡在上面消耗了整天勞力的茅亭，現在是暫時休息了，卻把一個巨大的陰影投在地上。茅亭裏轉動了一天的轆轤，世故地守着無言的靜默。近處的稻田裏充滿了泥漿。綠色的秧苗，努力要從泥濘中生長起來。樹影幽暗地站立在遠方，像一個吃人的魔鬼伸着牠的爪牙。混濁的河水這時也變清潔了，裏面倒影着爛銀似的一輪月亮。遠處港灣裏有幾星漁火閃爍着，那紅色的不很清晰的光亮，落進人眼裏，給予人心上一個淒涼的感覺。

「多麼美麗的棟樹港的月夜呵！可是誰又能瞧得出這美麗後面所掩藏着的

罪惡呢！」我暗暗這樣想

驀地水面上發出了「咚」的一聲，我悚然地回過頭來。我瞧見金正做着一個投擲的姿勢，向水面微笑。接着，他轉過身來了。他的眼神炯炯的注視在我面上，彷彿在向我說：「你懂得這意思嗎？在未來的偉大的時代裏，我們是要把我們的生命，也像這顆投擲在水面上的石子一樣，投擲出去的。」

我回給金一個微笑。我懂得的，我比不論什麼人都懂得他的意思。我開始握住了金的手，用着我自有生命以來所有的堅固的力量。

叢書第一月陣容：

棟樹港的一夜 周楞伽作
勾 結 馬子華作
路：四幕詩劇 林望舒作
棄 簫 集 東方甲作

棟樹港的一夜

定 價 兩 角 半

發行人 顧 林 先

出版者 萬人出版社

總代發行 上海羣衆雜誌公司

有版權 初版 一千冊

類別

册数 1

售价 0.30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2 6186B

13013